

850

集 鷗 海

編 社 林 藝



行 印 局 書 亞 細 亞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266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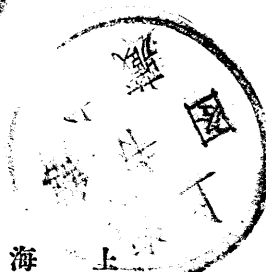
藝林叢刊第二輯

海鷗集

藝林叢刊社編

丁

丁



上海

亞細亞書局印行

1928.

~~1583020~~

海鷗集

實價四角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編輯者 藝林社

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

印刷者 亞細亞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大書局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五月再版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交通路口

目 錄

宛南道上.....	蔣鑑章(一)
別情.....	劉大杰(一五)
乞巧.....	胡雲翼(三七)
黃昏裏的鄉思.....	賀揚靈(三七)
在電車裏.....	陳尙友(四)
悲哀的少婦.....	王朋來(五)
病中的回憶.....	李輝羣(七)
手巾.....	揚屯人(八)
病貓.....	劉大杰(九)

愛的象徵·····	劉大杰(二五)
渡頭傷別·····	賀揚靈(九七)
捉迷藏·····	揚屯人(二〇二)
草地上的鴿子·····	劉大杰(二〇七)
武昌城裏的招牌·····	賀揚靈(二一一)
秋風吹去·····	劉大杰(二一五)
咬文嚼字·····	揚屯人(二二七)
侏儒與痰孟子·····	揚振聲(二二九)
通訊一則·····	李楚卿(二三三)
童謠兩首·····	劉大杰(二六六)

宛南道上

蔣鑑章

慣做異鄉孤客的遊子，在很長的時間中，沒有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團聚的機會，沒有領略故鄉風景的時候；也不過在那課餘飯罷，多流幾滴無端的眼淚，多感幾分孤獨的悲哀，也就完了。可是現在呵，現在居然有了機會，能夠看見可愛的父母兄弟；能夠看見可愛的故鄉風景。可惜沒有團聚和領略的長時間，所謂「乍會又相離」。益使人感到無限的酸楚，倒不如乾脆的住在異鄉，反落得乾淨。

今年的暑假，正是滬案吃緊的時候，W校的學生，爲了要盡青年的責任，

爲了要救將亡的祖國，爲了要表現中國中部最高學府的精神，自然是忙死忙活的做了不少的愛國運動。我在校除了隨着同學一樣的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情以外；終天只是悵望着兵匪連年的家鄉，只是想念着年邁的父母。

我自入了W校以後，每年的暑假，總是要到K城暑期學校做教員。這樣已經三次了。今年K城暑假的當事人，仍是要邀我前去。我在校忙着結束了自己這個學期的手續，辭別了幾個親愛的朋友；渡過揚子江，穿過武勝關，回到我的第二故鄉的K城去。

從K城車站附近，直到了迎薰橋；道路兩旁，依然是有依依的楊柳，依然是滿路的行人；高大的城垣，依然是雄赳赳的兀自不動的站着。遙望十三級的琉璃塔，依然是高聳雲表，永遠不改他的舊來面目。只是到K城後，我的脆弱的心兒，總是不斷的打抖。要知道這是我的中等教育完成的地方，這是我第一

次離別了家門，最先找的讀書的地方。中學時代的我，是何等的英銳，是何等的驕傲，是何等的活潑，是何等的快樂呵！那時除了讀書吃飯以外，找着幾個朋友，談談玩玩，誰不覺得我們的前途是燦爛而光明？我們的心境是潔白而幽淨？到了現在，依然是依依的楊柳，依然是高大的城垣；迎薰橋上的行人，琉璃塔旁的遊客，依然是不斷的走着。只是給K城別後五年的我，跑到黃浦江上，跑到西子湖邊，跑到紫金山頂，跑到黃鶴樓頭；跑得什麼？所爲何來！在這五年之中，我做了報館編輯，做了師範生，做了小學教員，做了中學教員；誤盡了人家的子弟，誤盡自己的前途！現在仍是變做蛇山南坡飄零的孤客，落得一個「吃不拿錢的老米飯」的「高師」學生。是可寶貴的大好春光，一天一天的飛也似的過去，年齡不斷的增長起來，嘴邊的短鬚，漸漸的加硬，這就是我的成績！五年來的成績呵！

我要是爲了吃飯，在三年以前沒有考入師大的時候，也可以拿着一管禿筆兒，張着兩片笨嘴巴，在講台上對着學生一個月也可以騙來五十塊大洋，可以維持我的飄泊的生命。但是却爲了感覺自己知識的恐慌，而來到這個所謂最高學府裏讀書，然而摸摸良心，我究竟學得些什麼東西！「熊掌」與「魚」，弄得俱把他拋棄淨盡；我實在羞見這個莊嚴的K城！我實在怕看這個莊嚴的K城中許多對我抱了無限希望的恩師和良友！

如其是我在W校一切的生活，都是很舒服的，很自然的，放了暑假，能夠跑到久別的K城，儘可歡天喜地的給一些師友談談玩玩，把長期印板似的學生生活，得了這個機會，可以變換了許多。然而因爲在校精神上受了許多的創傷，物質上感受了許多的艱窘；自己的環境，一天一天的壞將起來，加以炎熱的暑天，終日把我清白的腦子，弄得發昏。呵呵！這樣滿載着苦惱而來的我，說

是要給幾百個遠道而來熱烈的懷着無限希望的暑校學生，用清明的頭腦，去教授功課，給他們以智識上的幫助，恐怕我要慚愧到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地方！剛到K城沒有一星期的工夫，我所擔任講授的暑校，遽然開課了。當開課的前一夕，我枯坐在所謂教員室裏，想着明天上堂，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我要給他們講些什麼，如果是學習國文，在一個短期的暑假，我究竟能教些什麼？他們究竟能學些什麼？要是敷衍照前幾個的暑期國文講義模糊過去，於我的良心，終於過不下去。不用講義罷，教室筆記，又恐怕發生種種的困難。況且依我個人所見到的古今來較為優美的作品，可以當作範文讀的，終不得選擇幾篇。講義選定了，於是就開始我的站在講台上的無聊生活。

這一堂瞪着雙眼，要看我究竟唱什麼戲的，如劇場的看官的學生們，見了蹣跚而入教室門口的我，便大聲喊了一個呼唱很長的『一……』，我遂即還了

一點頭的敬禮；我的耳鼓裏又接連着聽得一個呼唱很長的「二……」。看見台下的人頭忽然降低尺許，我才發現出來他們是坐下了。

朋友！你猜我同他們講些什麼？老實說罷：連我自己，現在也記不清楚了。以後每當晨光曦微的時候，K城的市民，正在睡他們甜密密的晨覺！而我總不得不爬將起來，吃了我不願吃而不能不吃的早點，穿過寂靜而無行人的木廠街，直到大抵坊街的某中學去。有時恐怕當誤了上課的時間，總是看着清道夫正在灑水時候，當作我的沒有誤課的「時計」。有時街上已經掃得很清潔了，清道夫早已走過了，這便發見了誤了上課的時刻；於是提着書包，加速的快走，喘噓似的登了教室的講台，一連的上了三個鐘頭的課，到了肚子裏面雷震作聲，頭目暈眩的不想說話的時候，才知道這天早晨忘記吃了我不願吃而不能不吃的點心。

這樣的每次到講台上，便汗流夾背，悶熱枯燥的無聊生活，忽忽的過了一個多月。這月餘之間，每當課餘飯罷，我總是悵望着兵匪連年的故鄉，我總是想念着終日在兵匪連年的故鄉中討生活的年邁的父母。正是「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十年作客的遊子，讀了孟郊的詩，我的心肝俱碎！

「歸心似箭」的我，當這暑假完結的時候，自然有說不出來的喜悅。轉想K城到T城中，還有三百里旱路。近年豫南一帶的土匪，猖獗到萬分，歸去的道上行人早已絕跡了。去年同鄉N君自美國歸來，在途中還發現拉票的事情呢！這時我那有不發生「行不得也哥哥」之嘆呢？然而我自己仍是總覺得「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之爲愈。我正在這個遲疑未決的當兒，恰好有同學L君要到N城去辦學，從N城到車站，早已通了汽車。N城距T城，僅有一天的路

程。我能夠到了N城，再行打算回到我的故鄉T城去，自然是比較容易得多。我決定了，還是取道N城罷，還是坐坐汽車罷。

當離開K城的前一天，哥哥來自上海，弟弟來自北京。呵！零丁孤苦的我，在這天涯地角，遽然有了骨肉團聚的機會，乾燥寂寞的異鄉，頓變成天倫一堂的家庭。各自感覺到身世的淒涼，各自感覺世路的崎嶇。兄弟們一個個飄流作客，一個個淪落天涯；就是你是一塊石頭，也應該起了些特別的感觸！哥哥今年新從W城的C大學畢業，來到K城看看有沒有他的容身之地；弟弟在北京升學失敗了，垂頭喪氣的跑到K城，見了兩個哥哥，只是眼淚滴滴的往下掉。我見了親愛的哥哥弟弟，使我發生了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的服務問題，和中學畢業生的升學問題。怎麼辦呢？究竟怎麼辦呢？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我們同是天涯的遊子，同是一樣的飄流；

我們十餘年的辛苦，換得多給慈父母的面上增加了幾根白髮，面上增加了幾條皺紋。聽說父親的耳音，沒有從前的清聰了；母親的牙齒，已竟脫落得好多了。他們望穿的眼睛，都花得看不見字了；從每次我們接到的家信裏看得都是妹妹代寫的，可以知道他們簡直是懶於握管了。他們對於親愛的兒女，好比嬌艷的花兒，他們用盡了眼淚來澆灌，他們用盡了心血來溫暖；無論如何，他們總不忍心教我們兄弟在外邊受苦。就是我們這樣的年輕人，稍微感受一點些須的苦痛，便喊叫的忍受不着。然而我們那能比得上年逾六旬的一雙老父母爲了兒女們而受的苦痛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呢？

「歸去，歸去，一同歸去，」我們兄弟三個決定了行程，便同新委的N城中學校長L君，向「宛南道上」走去。到了許州，因爲今年雨水過大的緣故，竟把汽車路冲壞了。我們只得僱了極笨重的日行不到百里的馬車，拖水帶泥的

走了六天，才到距車站四百里路的N城。

N城是宛南十三屬的首善之區，我住家離此地，雖說不過百里之遙，可是我向來未曾來過一次。我未來以前，總聽說臥龍岡是如何的古雅，玄妙觀是如何的清幽；有滿藏玉石的獨山，帶有水盈盈的白河，真所謂「山水齊靈，人文永盛者矣」。尤其是我素性愛逛風景的人，越發願意領略領略個中的滋味。這時弟弟要急於回到T城，到此地的次日，便隻身的渡過白河，向東歸去了。哥哥被L君之邀，同他到N中學裏做職員。落得我一個人，住在旅館裏，嘗嘗N城的旅中生活。

到N城後，終日只是霪雨不休，打斷了我的遊興，隔絕了我的歸途。我所預計遊逛的風景，除了僅僅到玄妙觀空走一遭外，其餘的都沒得一一賞識。屈計在這個鬼氣逼人的N城，已經十天了。離家百里，胡不歸去？我正在打算東

行，忽然聞得我的家鄉T城，發生戰事的消息，路上的行人，早已絕跡。T城的人民，不斷的逃去；攔路的匪人，前幾天還殺死了趕集的行人，在桐寨舖東邊一個橋上橫躺着，鮮紅的血跡，把橋下的水，映得格外令人可怕！我大着胆子，穿了一件破爛的工人衣服走過一日長途，冒着險從匪窩裏穿過跑到T城，跑到我的父母之邦的T城。

離鄉久了，T城西邊的一帶盈盈的唐河，似乎改了故道了；T城中高入雲霄的古塔，似乎是變了顏色了；東鄉的老王，已在去年死去了；後院的閒房，已在去年坍塌了，變了，變了，一切都變了，都不是我的從前的家鄉了。只是看見我的一雙慈祥的老父母，仍是一樣的殷勤，仍是一樣的辛苦；仍是一樣的盼望兒女的成立。父母的愛喲！你是何等偉大而永久！你是何等真摯而純潔！我贊美的！我敬禮你！你能同宇宙以終古！你能同愛神以俱來！我願永遠躺在

慈母的懷裏，承受了人間高尚純潔的真愛！我願永遠躺在慈母的懷裏，承受了人間高尚純潔的真愛！

兩日的家居，只是聽得城外的槍聲不斷地響着，弄得不能安居了，「逃走」，「逃走」，但是茫茫大野，遍地荆棘，究竟逃往那裏去！

——可愛的兒！你還是裝作工人，繞道上學去罷！家鄉的槍聲，我們是聽慣了呢。這幾年來，兵匪的蹂躪，簡直是家常便飯了。我們這樣的風燭殘年，精神上，物質上，已經飽受了無辜的創傷。我們現在精神上惟一的安慰的事情，便是你們能夠求得了學識，能夠自立不致受餓受凍，我們在家也可含笑度過餘年了。我的父親母親，含着眼淚這樣的說着。

——親愛的父親母親！讀書原是兒輩應該努力的事情！只是我們拋却了家庭的快樂，別離了慈祥的父母，現在從幾千里外跑來，沒有盡了半點菽

永承歡的子職，遽然忽忽的又行跑走了，家庭的快樂，骨肉的團聚，究竟在什麼時候呀！究竟在什麼時候呀！

這時親子間充滿了愛的空氣，同時我的心中又滿裝了傷別的情緒。七十天的暑假，消磨在K城，消磨在途中，消磨在N城，獨不能在一雙老父母面前安然的度過！無情的時光，只是大踏步地向前而跑去，今天到了「九月一日」，又是我離開我的親愛的父母和這個戀戀不捨的故鄉的時候了！

——唉！父親母親！親愛的父親母親！你們的淚珠，浸透了遊子的心靈了！但是遊子的脆弱的心靈，又何嘗不時時刻刻的滿載着我的慈善的父母的愛意呢！

團圓佳期

段景從

是夢中的陶醉？
是陶醉的夢中？
幻，真？真，幻？綽約難辨！
來朝風雨淒淒，
才顯出我枕上紅淚，
團團幾許。

是月中的孤影？
是孤影的月中？
幻，真？真，幻？綽約難辨！
剛是翻閱信堆，
忽地露出了我叔尊諭——
爾妻三月六日亡去！

驚狂似的看過！
小心兒疊住，小心兒裝起。
隔了幾多時；腦海印象毀棄！——
我們一對人兒，尙在團圓佳期？

別情

劉大杰

我本沒有預備送他上車站的，雲翼老是要邀我去。倒是去了，還領略了一些初秋的風景，還見了離人的心靈。

他和她已經是終身的伴侶了！他這次到長沙去，不消說她是要送行的。我們也因爲和他們倆個，都是好友的關係，他這次在家鄉跑到武昌來，住了幾天，又忽忽地跑往長沙去，因爲他行色惚忙，我們也沒有好好地招待他一下，所以他臨走的時候，當然遠遠地送他一程。

天天出太陽的武昌的天氣，今天忽然變成陰沉黯淡了！一陣陣的西風，已

使人深深地感着一種初秋的侵人的寒意，這種天色，似乎與離人的心靈，起了同樣的變化。

送他到車站裏去的人除了他的幾位男朋友，——我們和他的同鄉——以外，就是她的女友L君了。

我們到了車站，隔開車的時間還差一點一刻，我想他和她在這個送客看起來太長離人看起來太短的一點一刻的時間裏面，當然是要談許多真情密意的臨別贈言了！大約是我們站在那裏不動的緣故，她和L竟跳下了石塔，向對面的小山上徘徊去了，我們看見了她這種行動，同時發覺了我的蠢笨的心靈，我們離開了他，有幾個向南面山上走去，只有我和雲翼倆個，向北面前進，此時通湘門車站門首的石塔上，除了幾位無名的搭客以外，就只剩得他一個人提着錢袋，抱着一枝手杖，在那裏呆呆的站着。

平常和她最好的 L，似乎知道了她的心事，也不樂她合作，一個人走到遠處的林中，她平日和我們是很接近的，她看見我們遠遠地站在車站北面的柳樹下，她只好朝我們這裏一步一步地走來。

「大杰！你看她今天走路爲什麼這樣惚忙？」雲翼發起神經病來了。

「離人的心，是時時刻刻在那裏起波生浪的。因爲內部心靈的振動，所以外表的一切，都受了影響。她這種匆忙的態度，正是表現她不安定的心靈呢！」我也同雲翼一樣的發起神經病來。

我們說到這裏，她走近我們的身旁了。「你們倆都站在這根樹下，指天畫地的談些什麼？」她說話的時候，帶着一種十分勉强的笑容，在她那種勉强的笑裏面，可以看得出無限的惜別的情意。

我對她笑了一笑，發起狂來了。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

楊柳岸，曉風殘月！——柳耆卿。

她是一個喜歡研究詩詞的，她聽了我讀的這幾句。似乎在她那不定的心弦上，又被我重重的敲了幾下。

『前面幾句，確恰好是今天的情景，只是曉風殘月，就不對了。』她說了這幾句，又勉强的笑了一笑。

『你弄錯了！他明天到長沙的時候，正是早晨五點半，不正是感着「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情景嗎？』雲翼幫我答覆了她。

雲翼說了，笑起來了！我也笑起來了；她也勉强的笑起來了！

我們向他那裏走去，不消說她也是同我們一塊兒走，隔他還有一丈遠的時候，他帶笑的問着我們。

你們唧唧噥噥談些什麼？

「你們當這種一刻千金的時候，爲什麼不話話離別的情緒呢？等到火車開動的時候，那就……我們走了，你們暢談一刻罷。」

我和雲翼同時說了這幾句，又向車站北面原來我們站的那株柳樹下走去的時候，恍惚聽見她說：

「我們沒有什麼話談……」

我們走到了柳樹底下，把頭朝後面望去的時候，他仍是一個人呆呆地站在石階上，她跳下了石階，和他對面坐在一個草堆上，中間的距離，剛隔兩條鐵軌。

「他們今天一句話不談，真辜負我們那片苦心了。」我同雲翼亂談起來。
「他們這樣的不說話的對面的坐着，在那兩對目光一顧之間，就能表示許

多真情真意呢！「盡在不言中」，他倆今天算是領略夠了。」雲翼說了，又微笑了一下。「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我提高嗓子，像唱音樂的一樣。

「這兩句詞，恰好送給他們倆個。本來離人的心，就是無聊的，何況還在這個帶有秋意的時候！」雲翼像做小說的一樣的說起來了。

「我們還是到前面山邊去望望罷，別要注意他們。我們走了，他們自然會說起來的。」

我說了這幾句，就同雲翼向山旁前進，在隔車站約有幾百碼的地方，現出了幾間小茅舍，這幾間茅舍的後面，佈着一堆小小的山坵，雖說比不得那些崇山峻嶺的奇秀，但在城市中看見，確也表示一點清幽的氣象，我問了一個小工人，纔知道這個小村莊的名字，叫做「輪家灣」。輪家灣的前面，有十幾畝稻田。有幾畝已經收割了，還有幾畝因為乾旱的緣故，都倒在田裏，站在輪家灣

的前面的小土堆上望去，在左面山旁的大樹側邊，現出幾間瓦屋，那個地方叫做大埠橋——我也是問的——瓦屋的側面的木柱上，繫了一頭耕牛，還有兩隻花狗，都睡在那裏不動，田邊阡陌的上面，有兩個半老的婦人，提着竹籃，在那裏摘瓜菜。再把眼睛打平，就看見了新莊山，因為距離隔得不遠的緣故，所以對於那座山上的情景，大概不至於模糊。在新莊山的後面，浮着比天色還要淡一點的遠山，接着白雲的低處，似乎在那裏蕩漾的一樣。再把眼睛，向左面打斜，正望着葱翠的湛山裏面的高塔，似乎對人間表示一種獨立的驕傲。我同雲翼把這幅初秋의 野景飽看一頓，於是又翻轉身來，對着輪家灣的屋門，來欣賞這個農莊裏面的圖畫。輪家灣的門前，有一個小池，池岸的四圍，都站滿了帶有蟬聲的楊柳。在池的北面，浮滿了一大塊綠萍，還有一二枚荷葉，在水中搖擺，池的南面，搭着度石橋，就在這度石橋上，正蹲着一個婦人在那裏搗衣，上

面穿的一件白布單衣，底下襯着一條青布小褲，因為她是成着一個坐的形式，所以她的上衣，已經從她的背後，遮沒了她的兩足。因此斷不定她是天足，還是用布包裹的？她的長髮，雖說沒有經過香油的澤潤，但蓬鬆亂挽，却也表示另有一種風韻。在她那一起一落的右手上面，確能表示她那種嬌弱溫柔的態度，我站在這幅自然界的野景裏面，看見了這個點綴風景的女人，尤覺得饒有詩意，我翻轉頭來，望了雲翼一眼。

「雲翼！今天的事情，確有點小說的意味了！」

「要是沒有這個搗衣的女人來點綴，也就沒有意思了！」

「就是！這個女人也還不錯呢！雖說她不是和我們對面，但她的背景，確也還在中品！」

我剛說到這裏，她提起一件濕衣，站在橋上，在水中擺了幾下，又坐下

了！雲翼把我的手搖了一下。

「不好了！不好了！一雙小腳，你看見沒有？」

「村莊裏面的女人，大半是小腳的，只要她面貌好，態度好，就夠了，我看這個女人，比十一月初三裏面郁先生在紅茅溝看見的那個，恐怕還要強一點呢！你看她那擣衣的嬌態，不是有點小姐的情緻嗎。」

「還是小姐，恐怕已經三十歲了！紅茅溝那個，還只有十五六歲呢！」

「年齡我不管對不對，只要情景相同就是了。紅茅溝的宋家，是個農莊！

這輪家灣也是一個茅舍，一個在汲水；一個在擣衣，不是差不多麼？」

「好！夠了，我們走罷！假使她要是對我們望一眼，我相信她那半幅的面龐，一定要使我們失望呢！」

「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凋零的花，有凋零的美！蠢傢伙！」

「自己蠢又不知道，老是說人家蠢。」

汽笛叫了！火車來了！經過了我們的身旁，停在站旁了，等到我們走近車身的時候，他已經是坐在車上了！她站在他的身旁，一句話也不說，但在她的簡單的動作裏面，能表示她那離人的心上，正在那裏起波浪呢！車在通湘門停的時間太短，我們和他還沒有寒暄得幾句，車身又在慢慢地移動了，我們和他搖了幾下手。跳下車來，只有她送他到鮎魚套車站。

我同雲翼一步一步地在秋風裏面踱進城來，剛走到通湘門前面的山旁的時候，看見了十幾個兵士，圍着一具白色小棺材，我看見了，自然的嘆了一口氣。

「唉！我平常恨死了丘八，今天看見這幅淒涼的情景，又有點替他們傷感起來了！」

「在這個時候，無論那個見了都是覺得可憐的，他也是有父母的，也是有兄弟的，也是有妻兒的，他死在這個異域的城中，埋在這個異域的山上，他恐怕永遠是游魂孤魄的了！唉！今天的上午，他家裏的父母妻兒又那裏知道他現已經是一塊黃土，地下長眠了呢？」

雲翼說的時候，似乎帶有無限的感慨，我也有點傷感起來了！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我和雲翼都不願走了！同時便叫了兩乘黃包車。我坐在車子上面！似乎還聽見一種火車輪聲的餘響，和一種想像的離人的嗚咽，在我的腦海中旋繞。

紫陽橋畔

劉大杰

紫陽橋畔的清荷，

綠遍了漣漪的池水；

山邊落日的其暉，

淡淡地映出了我那瘦長的人影。

我一步一步地踱過橋頭，

悠悠的荷風，

仍送來了一些清香的餘味；

只是我那飄零遊子的孤寂的心靈，

又被清風吹去！

乞巧

胡雲翼

明月皎皎照我牀，

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

爾獨何辜限河梁！

又是七月七夕的乞巧節了。

小時候的乞巧的故事，祖母時常教我和姊姊弟妹們猜，姊姊猜道：「玉皇有七個女，都是王母娘娘生的，叫做七姊妹。他的第四個女兒叫做張四姐——」

奶奶不是講過張四姐下凡的故事給我們聽嗎？——第七個女兒叫張七巧。

「不是！不是！」我搖着兩隻手，證明姊姊的話錯了；「牛郎和織女成親，就叫乞巧。我從來沒聽過有什麼張七巧！」

「我們年年乞巧，難道牛郎織女年年成親的嗎？」姊姊反詰着我，我勉強說了一句「也說不定」自己不敢相信的話，三弟搶着猜道。「我猜中了，我猜中了，乞巧是孫猴子大鬧天宮」。我們都笑起來，因為他那天在城隍廟看了一齣孫行者鬧天宮的戲。三弟帶氣的說。「你們笑什麼？專會拿我來開心！只有你們兩個大鬼（指我和姐姐）猜的就對，人家猜的就不對了？我不信這個鬼！」想到「孫猴子」幾個字，我和姐姐還忍笑不住呢！接着應該是四妹猜，四妹想了一會，猜不出來，急的哭了。祖母忙摟住四妹在懷裏。「乖乖，心肝，不要哭，不要哭，我告訴你，偷着他們告訴你；你說，乞巧是牛郎織女相會。」

「我知道了，乞巧是牛郎織女相會。你們都不知道，我一個人知道。」妹妹果真正拾了異寶似的攘着說。

「相會不是成親是什麼，學我的話，學舌夫人！」四妹聽了我的反詰，沒有話說，又急得哭了。

「心肝，又要哭了，下面還沒講完呢！——你說每年牛郎織女相會的今晚上，女人家用一根紅線在暗裏穿針，看看穿得過穿不過，這就叫做乞巧。」

四妹又照着祖母的話，不圓轉的說了一遍。

「害羞，害羞，奶奶說了的，還希罕你說！」三弟用手指，搔着臉羞他。

四妹又累得哭了，祖母急一壁摟着四妹在懷裏喊，「寶貝」，「心肝」：一壁指着三弟罵「不要理這個小霸王，等一會媽媽要來打死他呢！」三弟還格格地笑的幾乎跌倒了，嚷道：「奶奶只拿我們小鬼來出臭了頭的氣，我要來大

闔天宮了，孫猴子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話未說完他却在地上一滾，逗引四妹也凝着淚笑了。

因為我們小時記憶的方量薄弱，總不會把乞巧的故事記在心裏，每到乞巧節祖母總要叫我們猜，也總猜不出來；末了，還是祖母不厭煩的告訴我們。第二年又忘却了。

後來，我又添了一個妹妹，恰好是七月七日生的，我們便喊他七巧姐。從此，我們家裏的乞巧節更發熱鬧了，一邊做七巧節，一邊又是替五妹做生日，所以每到七月七夕，便要開一個熱熱烈烈的乞巧大會。

最熱鬧的是我十四歲那年的乞巧節，祖母沒有病，父親在家，遠道的外公和外婆都來了，舅母還帶來了幾個表弟，圍坐一圓棹，大小老幼十八人，都嚷着祖母講故事。祖母說，外公是個客，應該請外公先講。外公又堅讓祖母先講，

於是我們都咳着嗽靜聽祖母講她年青時候的故事。我的祖母是南京人，她說：當她小的時候，還只五歲，太平天國造反，把湖廣江南都佔據了。後來洪秀全稱皇帝，大清國命曾國藩來圍攻南京。圍了一百七十天，有五個半月，城裏的糧食絕了，我們只食紅薯和雜糧。城外日夜砲轟，那裏轟得破這個天下第一城來？還是曾國荃想出妙主意，挖幾條地道，從地道裏面用鐵炮轟進去，也只轟破城牆的一小角呢！可憐城裏紅薯和雜糧也沒有吃了，兵士只吃草根和穀糠了。城破以後，都到外省逃荒，他一個伯伯帶她到湖南來，好幾次險在路上死了！於今靠天吃飯，總算是活了七八十歲，沒有餓死凍死，留下一把老骨頭了。祖母一邊講，掉了幾點淚，我們都靜聽沒聲，四妹也陪着祖母哭了。後來外公也講他從前統兵在福建打長毛的故事，還殺了許多東洋的矮子兵。外婆講朱洪武在人家牧牛的故事。父親講的一個小學生，偷懶讀書，被先生把屁股打爛了，

吃了飯連糞都不得出來。我們都望着三弟笑。母親和舅母都是講的西遊記裏面的笑話，我們這些小孩子便聯着唱了一個蛱蝶歌和牛郎織女歌。最高興的要算是三弟了，他雖然怕父親的打罵，但在祖母和外婆卵翼之下，比野馬還要顛狂在地下翻來轉去，好像獅子滾繡球。

過了那年的乞巧節，同年的冬天，我便上省城念書了。第二年暑假沒有回家，接着三弟的信：今年的乞巧節太寂寞了，祖母抱了病，父親出門了，外婆和表兄弟們都沒會來，母親事情又忙，我又沒回，只剩着他和四妹玩；四妹也鬧脾氣去睡着了，他負氣獨自玩遊了一夜。

第二年暑假我又沒回家，聽說土匪把我們鄉裏城破了，我的家人倉皇奔走，在山裏面躲住了一夏。天天擔憂土匪，那裏還有心思鬧乞巧節呢？

那年冬天，我回鄉裏去了一遭，在家住了十天，又匆匆走了。第二年夏，

我的五妹又賦殤亡，從此我們家裏乞巧節，翻成悲劇了。家人觸景傷懷，更不忍在亡妹的生日尋歡作樂，祖母也老得可憐，沒有精神來和這些孫兒孫女講聽不厭的故事了。母親每到七夕！便哭個不休，四妹和三弟來信總是說不盡的淒涼。

我十七歲的夏天，在中學畢業，由此我的生活沒有安定——沒曾安定住上半年，到處飄流，思想越見紛亂矛盾，情感也變薄弱了，在人叢裏走來走去，過茫然的生活，早已把乞巧節的回憶忘了！每年的乞巧佳期，在老不記得日曆的，總是夾在平常的日子裏面過去；雖然事後追憶，也只起淡然的漠感。

又是七月七夕了！雨後新晴，碧天似水，一彎瘦月掛在西天角上，孤坐在微光籠照的小室裏面，便一幕一幕追懷往日的良宵；偶然在舊篋裏面，發現一首三年前的小詩，是寄給我的四妹的。

衆星稀，

碧天迢，

新月上柳梢。

伊照着仙河的綠波邈邈；

伊照着鵲橋河畔——牛郎織女，人兒一雙；

伊照着人間的家家乞巧；

伊照着我家裏的媽媽——在哭她的幼女？

伊照着我五妹的墳墓上，

——寂靜，荒涼！

伊照着孤單的人兒。

可恨的月姐噲！

一壁兒巧笑，一壁兒獻嬌；

我把銀毫一擲，

伊急羞躲入雲藏。

讀完舊稿，不禁愴然！在這幾年裏面我的祖母又死了——她是去年死的，那時我因生活的不安定，只流下幾點酸淚——爸爸依然出門，三弟到縣裏高小去念書了，姊姊嫁了，四妹接到外婆家去住了，我又不能回家，只有媽媽在家裏操作，一家的人算是零散了。就算能夠回家，也不過慰撫着在我家任苦工的媽媽，痛哭一場，那還有什麼往日的繁華呢！

本來乞巧是小孩子女人們的頑意，如我這樣年齒已長，俗事纏身，已有老大之感，還有什麼幼年的樂趣？不過他鄉作客，不免思家之念；而當此難逢佳節，豈忍負此良宵？拈筆寫完了這一段，看看隱約仙河，星星欲渡，恍忽鵲浪

橋邊，牛郎和織女在密訴離衷。而蛇山底下底人家，乞巧贏笑，結伴嬉遊；更使多年飄零無歸的我有喚起一種不能自己的惆悵。

黃昏裏的思鄉

賀揚靈

南湖倦游歸來，看看夕陽已經下山了。雲幕中露出一些紅硃般的霞彩，把西角上粉血的短牆，映成一片紅色。牆頭一叢叢的狗尾草影，淡淡地，模糊地——幽寂參差，雜遝起來。暮鴉一羣的飛向疎林裏去投宿，落後還脫下幾個初出巢的乳鴉，烏呀烏呀地叫着飛去。

在這種蒼茫暮景之下，總是使我抱着無限的傷感，尤其是在這個暑假當中：一來——覺得自己徒然老大，學無長進，常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感；二來——覺得隻身飄流在外，有家難歸，又有「日暮鄉關何處是？」

之慨。

三個多月的暑假，匆匆地又快要過去，在這個暑假期中，朝朝暮暮，我老是獨自一個人出去遊散，從不願跟着朋友去閒耍一遭。我并不是好爲孤傲自賞，實在在這個學校裏，能找得幾個和我有同樣境地的人？——身世的飄零，命運的偃蹇，孤獨的悲哀……我內心深處的隱情，又誰能了解得幾許？朋友日常見面，只勉強敷衍幾句應酬話，也就走了。

唉！孤苦的人們，最好自己會識趣，別向歡樂人們的隊裏去鬼混，混到他們的隊裏，不但不能給你以快慰，並且因他們的歡樂，更助長你的愁苦呢！

我每達到萬分憂愁無聊的時候，老是一個人傍晚提着一壺酒，跑上蛇山上樹林裏去，找到一塊人跡不着的地方坐下，把酒自斟自飲，飲了一杯……等到微有醉意，便想身躺在艸地上，仰着頭，弓着腿，凝睛地望着天空，口裏老是

這樣的吟着——不須更把澆愁酒，行盡天涯慣斷魂！

過了一忽，又坐起來飲酒，一杯，兩杯，三杯……醉了，沉醉了，兩眼惺忪的向着前望——蒼鬱的遠山遠樹，繼續着平蕪的盡處，漸漸迷蒙蒼茫暮色裏；山下幾處人家的炊烟，裊裊地從屋脊凶裏，一縷縷的冒出來，這時，又遷想及我家裏的人，正團聚在中庭裏一個園桌上用晚餐——笑語濃濃地；廻看我獨自淪落在這里，弄得這樣無聊，頹廢，眼淚禁不住又迸流下來了。只好抱抱自己痛哭起來，哭過了，又把眼睛瞪開，向東西南北地去望，望着我的故鄉，何處？我的父母，何處？但是望穿了我的眼睛，終是渺渺茫茫地，望看不到呢！

我今日這樣墮落，遠隔在數千里外的父母，他們那里知道他們生下只有這塊血肉，竟糟蹋到這步田地呢？唉！我……我……我……我實在對父母不住呵！父母一遞兩遞……的來信，催我束裝歸去，不要流落在外頭度暑。唉！父母！我何

嘗不想歸家鄉來看看你們呢？但是，我已在荊棘的人生戰場中失敗了，還有何面目見你們？唉，這真難爲情呢，父母！原諒你這個不肖兒子的苦衷吧！我苦悶在這里，無論何月，何日，何時，總是在思念你們，未曾一刻忘懷，唉，父母，唉，我的父母！我決不是一個流蕩子。你們愛我之心，無微不至，我敢有一綫背親的心思嗎？但我終不是一個弱者，終當要向人生戰場中，再作一場決鬥，誓不由這個頑皮的運神，來支配我的生命呵！

我不歸來，我幾番要想拍一個小照寄你們看看，想你們看了，縱然不能親眼得見你這個兒子的顏面，也聊勝於「人影俱無」呢。但一回顧——在這幾個月，天天不知爲的什麼，只是頹喪呻吟，尋死覓活；在血淚海中偷生，唉，父母！這是何等悲慘的景象呵！窗前掛的明鏡，常照着我自己的骸骨依然，而形神已迺非往日你們所見到的那一個我了——面龐枯槁，顴骨高聳，兩唇已沒有

絲毫紅潤的顏色，蓬蓬的頭髮，散亂在我的額際和耳邊，二十三歲的青年，這下已老大得像三四十歲的人的形容了。這樣，拍成一個小照，寄給你們，你們見了，又不知要滴幾多冷淚呢！唉，我們做兒子的，不能安慰着父母，良心上已感受萬分的難過；還使你們爲我傷心，那做兒子的更受着良心的譴責了。

二十三歲的大好青春，已經像流水落花一般的過去，也曾看過多少紅桃豔李，也曾經過多少風霜雨雪，日日迷戀在這個迷惘的酣夢裏，誰復想到有今日的淪落！唉，父母！唉，父母！我的父母！我不該，真不該把二十三歲的黃金光陰，消磨在這個流水人情之中！究竟世間只充滿了機巧，虛僞，冷酷，無論尋遍了天涯地角，也找不着真正的美與愛與真。父母！我的親愛的父母。我現在真想投到你們的懷裏，想永遠投到你們的懷裏！

往事休

賀揚靈

新愁舊恨兜懷抱——
有如大海之飛濤，
有如狂絮之亂飄；
曾經我——幾許熱淚兒拋，
曾經我——幾許冷血兒潮！
怪的人世大奇巧——
總是別時多，聚時少，
哭時多，笑時少；
萬事不由人計較，
何必勞形苦海自煎熬！
不如白雲深處，一坵蓬蒿：
伴着斜陽衰艸，聽着猿啼鵲號；
何等超拔，何等逍遙！
更得風吹雨打，
傷心往事都休了！

黃昏裏的鄉思

四二

在電車裏

陳尙友

是殘冬的一天早上。天上只是昏黯，地上只是幽冷，像是要降下大雪的樣子。在這樣淒涼的景色，慘淡的空氣裏，他本是不願意出門的；但因為要料理回家的許多瑣事，吃了早飯之後，終於要冒著風寒，到T大學找他的同鄉C君去。

他穿着一件黑灰色的粗布外衣，——這件總算是他最上等的衣服了；雖然比較那客棧中的差役，賣貨的店夥所穿的，怕要不及多多。——他戴的那頂呢帽，是和那件外衣一樣的颜色，——當然牠的價值是很低賤的。——至他那雙

鞋，雖也算得是皮鞋，可是已是穿過一兩年的；那樣的舊又破，假使是稍爲顧臉子的子弟，早是要把牠丟了。

他毫無生氣萎靡遲緩的走到了電車站去。寒風吹打到身上的時候，他便要毛骨悚然，通體顫抖。雖然是如此，但他終於要去。

從他的寓所要到T大學，應轉了三次的電車。乘車的時間，大約共有一小時之久。距離可以說是很遠的。他已乘過兩路的電車了。現在已轉到了最後的一路。他無精打彩的坐在電車上。（那里是華界，所以不是三等的）在電車裏雖說是比較得溫暖，但仍是可以感到一種陰冷的氣象。他的眼睛呆着下視，像在沉思什麼；像在追悼他過去的哀慘的命運，又像在預料着頃刻間復將開演着他給人蹂躪的悲劇。他也不曉得這時車上的人是擁擠呢，還是疎寥，是擾鬧呢，還是寂靜。他只曉得在他上車之後，有一個賣票的伸手向他拿了三個銅

幣，——這是他應拿出的車資——銅幣拿去了，車票並沒有拿給他；但這是他所不注意到的。上海電車裏的賣票者，本來是很常拿了搭客車資而不發票的。他已不知遇過多少次了。他想賣票者應該大多是窮苦的人，不禁的就起了一種憐憫之心，又因為他從來沒有因為這樣來吃虧過，所以票發不發，他都隨賣票者之便，他絕不會計較。——這回因為深沉的悲哀正在他的腦中迴旋，他當然仍是沒有問及，而且也不曉得問及。

電車已走過了兩站了。驚破了他的沉思的，便是一個留了鬍子，穿了一副電車的制服，顏色嚴厲的查票者。他此時才知道他沒有拿過車票，他問那賣票者，賣票者也頓起驚慌了。

——你買過了嗎？

——有的，我會買過。——他向賣票者聲明着。

——那或者是向其他一個買的，我叫問看。——賣票者雖然裝着安定的樣子，說得若所無事，可是實可以看出他的不自然。

那另一個賣票者從一等電車裏走了過來，——那天一等與二等的座位之間的門並沒有關。——他看他一眼，也否認說，「他並沒有向我買過」，說着就不理去了。

查票者猙獰的眼睛向着他，全座的搭客也都注意於他，有的微笑，有的沉默。——他這時才澄神看見車上是有許多的人——平時不善與人辯難的他，覺得他此時真是立於窮窘的境地了。

——我只曉得我有拿過銅幣給你們，至於是誰拿去，那時我低着頭，我並沒有注意……

在他坐位的旁邊，一個肥大而粗黑穿着長衣的中年的人，突然的發聲，他

是要來說公道話了。

——他是此時才上車呢。買過什麼票！

這正是天外飛來的一聲霹靂。他正想要辯問怎樣證明他是此時才上車，可是那賣票者並不許他，他又向他討索車資了。

——你所要到的地方是快要到了。將車資付來吧，不要多講話！

——實在的……我的車資早……已付給你們了，——也不曉得是怎樣，他所說的話，句句是真確的。但他却說得很支吾，他全然顯現他平日對付人家的那樣懦弱畏怯的態度。

因為那個肥大而粗黑的同一座中的搭客說了「他是剛才上車」那句話，兼之他那樣懦弱畏怯的態度，那賣票者當爲更振振有詞，且看他那副襤褸的衣服，並存着十分輕蔑的心。

——拿來快點拿來！不要多講話了！你爲銅幣不夠，少拿你一個也是可以的。

真的，他此時剛是沒有存着一個銅幣；不然，也可以再付給他，藉以了事。但實是不能，所以仍要辯白。

——我是早付給你們了。……不論如何，我是……沒有再付給你們的道理……他終是不能自然的說着。

——不要臉的東西！沒有錢敢上電車來，並且妄誣了人家！——賣票者更強硬了起來，微笑的很得意似的罵着。

懦弱畏怯的他，終於是那樣的懦弱畏怯，他受了這般重大的侮辱，竟還絲毫不會顯出少年的英氣反抗着。他剛要向查票者訴賣票者的不該，這時車已到他所要到的地方，查票者並不屑聽他的話。

——不用嚙嚙！地方已到，你下去就好了。

他離開了電車，他的眼淚不禁的滴滴落下。天上只是昏黯，地上只是幽冷。他一方面覺得極其悲哀，一方面想到他竟不會爭較反抗，這般的無用，又覺得極其慚愧。他因為怕再遇到那兩個賣票查票的人，決心不要再乘這一路的電車。

然而這件事並不算得什麼。在他的生命的歷史上，像這一類的事，總算是平常無奇的。

晚風前

揚靈

一片黯淡的夕陽，腳在秋山峯頭，斜睨着山下一個青草池塘裏在微笑，池畔絲絲的垂柳，天上依依的白雲，被牠這一瞥，都收落在這個池塘水底；但不知爲的什麼，因風縹起漣漪，却又帶着幾分愁緒。環山有一條潺湲的溪水，和合山圍護護的松風，交錯奏出一種清切悠揚的雅樂來，煞是令人塵消！

牧童橫騎着牛背，一枝短笛，信口無腔地烏烏吹；樵叟負柴下山，到溪邊却幾聲喘氣，幾番踢擊，纔跛蹣地渡過；過後放下兩束柴擔，做了幾分鐘的憩息，纔能又呼負地挑向前行。

兩個妙齡的女子，姍姍地從山邊走來，並肩坐在溪邊一席草茵上張望：時而低下頭來，見溪流琤琤作響，白石磷磷浮光，很帶有神秘的情思在凝視；時而仰起頭來，見山林綠樹陰濃，田壠禾黍油秀，又笑嘻嘻地在指說風景；……許久，她們纔手攜手「呵呵呵：」唱着歸去；我神魂迷醉，只知凝情目送着她們遠遠的歸去，再也說不出別的讚美的話，口裏喃喃地沈吟着：

「美人眺山色，笑指晚風前」罷了。

悲哀的少婦

王朋來

(一)

自從玉如女士嫁給了伊的丈夫毓生以來，凡有伊自己能稱爲生命的，能特以獲幸福的，統統失掉了。

伊是個很聰明很柔和很娟秀的女子，也曾受過中等的教育，普通智識算是極備的。在伊還是處女的时候，却強有力地牽引了不少的青年，在那裏羨慕，在那裏單想。他呢？他是個滿臉的大麻子的目不識丁的愚人，每天只和一些街市上的流痞，幹那不正經的勾當，竟成了賭棍，烟鬼，或者還要壞些。

伊遇着這樣的人，誰個不嘆息，誰個不替伊抱不平，就是伊也很覺得伊的丈夫太壞了，這樣的過去，實在沒有人生的趣味了，幾番堅決地要提出離婚。但是這萬惡的社會，逼人向死的道上走的社會，又怎能容伊這樣的做法呢！結果，終不能達到伊的志願，只不過離開獨居罷了。

說起來真是可憐，真是令人流淚，伊這樣的活着，這樣的痛苦的活着，已經是不幸了，誰知伊又是無家可歸的人喲！伊的父母，在伊三歲的時候，就先後的死掉了，沒有兄弟姊妹，也沒有同族，是寄在一個疎遠的姻戚的家裏養成的。這可惡的姻戚，欺伊是個孤零的弱女，本來就沒有重視伊，自從伊離開伊的丈夫獨居以後，覺得這樣反常的行動，有玷他的家聲，更與伊斷絕關係，不許與他往來了，所以伊現在很覺得，伊在全世界上已養成了孤身，想起過去的光景，想起將來的結局，似乎有許多銳利的刀箭刺入了伊的心坎，就有一剎那

的時間，都彷彿不容易過去。

究竟不錯，世界上比生活還切要於人的東西沒有像伊這樣的一個孤零的人，這樣的一個孤零的女人，又用甚麼方法去維持伊的生活呢？關於這個問題，伊也曾用了全副的精神，晝夜不息地在那裏想着；但是畢竟想不出一種完善的辦法，這個時候，伊幾番想求一個歸宿的地域，收束伊的生命，伊的光陰；不過一念到這樣的歸去，人生的意義在那裏？人生的滋味在那裏？那輕生的觀念，也漸漸地消沉下去了。這可以看出伊，並不是纖弱，並不是不想奮鬥，因為伊尋死，確是比伊堅毅地忍耐這苦痛充滿的人生，是容易些。

後來伊覺得，伊真的覺得，要謀生活，除掉到社會上去活動，再無其他的路可走了。於是也不顧毒矢的射擊，齷齪的侵入，竟來與社會周旋了，與不可同羣的衆人應酬了，費了許多的心力，經了許多的朋友的幫助，介紹，居然得

着一個小學教師的位置。

你一定相信：伊的生活解決了，伊的境遇比從前幸福的多了。但是你如果這樣想，你真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伊現在比從前更痛苦，更難堪，已入了酷寒的黑暗的地域了！

我真不知世界上的人，這樣的冷酷，這樣的無情，愈是可憐的人，愈是激烈的攻擊。伊在學校裏，看見那天真的可愛的活潑潑的小孩們的舞蹈，以及他們的熱情與同慾望的單純的表現，真能使伊得着一種苦中的歡快。至於同事的男子，本來沒有甚麼不可以隨便相談的，伊爲了種種的關係，只好與他們隔絕，其他的行動，更沒有踰越不正當的範圍，不待言了。但是社會上的人總要故意妄造，說伊一個女人，爲甚麼要離開她的丈夫呢？爲甚麼要離開她的丈夫獨居呢？她却要充教師，她知道甚麼？每天與那些男人們糊混，難道不鬧出許

多的笑話嗎？唉！真是「人心不古，世道反常」，朋友！假使你處在伊的地位，聽了這些話，要是如何的難受。

亂子真鬧大了，一鄉的人都擾動了。伊從前不過間接聽着一些對伊不好的話罷了，現在居然直接得着罵伊的信，並且罵得非常的厲害。校長李君也與伊一樣，接了不少的信，說不該聘這樣的一個女人來充教師，最後的一封，又說非將伊取消不可。不然，他們的子弟都不送來了，並且還要停辦這個學校。李君起初還爲伊原諒，現在見輿論這樣的沸騰，學校的根本都要動搖了，只得來向伊說道：

「伍先生！——伊的姓——你知道社會上對於你的輿論嗎？你知道社會上對於學校的態度嗎？不錯，在理論說起來，這些無意識的攻擊，本來可以不管的，不過學校的根本在他們的手裏，這一着，凡是關心教育的人，爲青年謀幸

福的人，都要顧及。伍先生！你的意思怎麼樣？」

伊臉也漲紅了，只在那裏點頭，沉默了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伍先生！究竟怎麼樣？你不妨把你的意見說出來大家斟酌，取一個妥當的對付的方法。」

「我這樣無學識的人，自然不足以充人家的教師，但是我的人格，我的行為，我很相信，就是先生也很了解的。他們這樣的攻擊，本來於我的良心，是無絲毫的損失，我也想不出甚麼對付的方法。不過爲先生計，爲學生計，我只有離開這個學校罷了！」

伊又遲了許久，纔這樣的說出，說到末了，覺得有些心酸，眼睛便紅了一圈，如果不是李君在那裏，伊幾乎要痛哭出來。

「我想伍先生暫時離去，到是個很好的方法，待這個輿論平靜下去了，一

定要再請先生轉來幫忙的，不過太對不起了，千萬請先生原諒！至於薪俸，當然照全學期支送。」

一個寒冷的月夜，從那小市的盡頭望去，一處遍地窟窿的荒涼的所在，這地方雖有少數的人家，但是在這個更闌的深夜，也就絕無聲響了。只有一棟破陳的瓦屋，屋內的狹窗，還透出一絲燈火，混着平等靜肅的落在死一般的屋地上的月光，在那裏微微的發亮。燈下露着一個兩頰憔悴的灰白的少婦，在那裏踱來踱去的凝思，這就是伊，就是伊離去了教師的位置再來過伊的獨居的生活了。

伊在那地域一般的囚牢一般的破屋居住，真是沒有一個時間，能得着快心的安慰，在淒涼酷寒的秋冬，與同烈日如針一般刺人的夏日，固然只有增加伊的痛苦，伊的煩惱。就是那春光的神到了，遍地都罩着一層嫩綠的絨衣，有種

清新的香味，蒸吐出來。黃鶯兒也在振動牠的舌簧，奏出了千囀不窮的怡人的歌曲；彩翼也在那芳叢之間，翩翩的飛舞不歇；桃花也着上了鮮紅的動人的艷色，在那樹梢微笑。這真是一年中最好的風光，真是青年男女們最愉快的時間，就是伊的貧困的頑鈍的左右鄰舍，也在那裏生動的活潑的酣美的陶醉的歌舞歡笑。但是，伊，伊的眉間依然著有許多的隱憂，胸懷不會一時的開暢起來。

距伊不遠的小市上的流痞，見伊是個獨居的少婦，每天成羣結隊的在伊的屋前走來走去，有時竟藉故到伊的家內閒談，使四鄰的犬，狺狺的叫個不歇。這個令伊更萬分難受，幾乎不敢出門前一步。

也不能說命運永遠是這樣的播弄伊，上帝的恩波，並沒有在伊的頭上注瀉。P市後來竟創辦了一個女子小學，聘伊充教師去了。從此伊遂在該校混了

數年，社會上也少有人攻擊，伊的丈夫也無暇來顧及，所以伊的痛苦比從前確是減去不少。但是歲月一天一天的奔去，伊的少年之期已過了！伊的幸福之花已萎了！不過在伊還不覺得，還想尋最後的光明。

真是個很好的消息，不惟伊聽了，立刻能拔除伊一切的煩惱，到幸福的路上去徜徉。就是任何人聽了，他的心頭一定好比飲了玉液瓊漿似的，有說不出的愉快。是甚麼？就是伊那愚鈍的放蕩的丈夫，因為自己戕賊自己，染了一身的惡瘡，已經歸宿到坟墓裏去了，這不是一件極可喜的事嗎？

伊自從伊的丈夫死掉以後，覺得伊的世界，伊的環境，與前大不相同了。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煩惱，也無形的離開了。想着將來的幸福，決定要到外面去求學，但一念及經濟的問題，那種勇敢的志向，也不免減少了許多。幸伊的朋友，見伊是個有為的女子，允許幫助伊，所以伊竟得償其願，並且決定到C

城去。

由伊的家裏到C城，雖有數千里的路途，但全係水道，可以一帆而至，本來沒有甚麼危險的。不過一到合川，還是使伊受了不少的驚恐。

那時恰遇南北兩軍在合川作戰，彼此已苦戰了數日了。伊攜船時，北軍方纔敗退，見那兩岸的樹木，多已折毀了，草叢已踏得紛亂了，山坡上，沙灘上，樹林間，臥着許多被槍斃的着灰色的制服的軍人，有的口內含着麵包，有的兩手還作描準的形式，那血從溪澗一直流到河下，河水都紅了。

鮮紅的夕陰，好像人們的血液染成似的；照在山坡上，映在水面上，越顯出山景的慘淡，河水的紅色。

伊上得岸來，佇立在用石築成的河堤上，許多被火燒了的房屋，展顯在伊的渺小的目前了。一堆殘燼，還冒出絲絲的灰色的細烟，有的坐在地上痛哭，

有的四處尋人。被火燒爛了手足的，躺在地上亂暍亂叫，燒斃了的遺骸，如焦炭一般。小兒伸開兩手哭着叫他的媽媽，可是那裏有他媽媽的影兒？

在這次的旅途中，伊也曾看過很奇秀很峻峭的山峯，很浩廣很坦平的原野，不過伊見了這樣的慘狀以後，心中異常的悲哀，也就無暇去領略那大自然所給與伊的美景了。並且一直到了C城，那種深刻的印象，還不能忘却。

C城的生活，比較各地算是最高昂最齷齪的了，伊初來便感受經濟的痛苦。最難的是學校問題，伊的智識學問雖說不錯，但是對於外國語言，畢竟差得很遠，所以考了不少的學校，處處都名落孫山。結果，只好去進一不甚緊要的醫學，不料該校教授上，大半是用的德文，絲毫得不着利益，不到數天，依然退出，暫住他處。

煩惱真能傷人，真能摧殘人的生命。伊從幼小以來，就受了那樣的壓迫，

那樣的痛苦，所以竟成了個病人了，尤其是那種逆經病更厲害，每次要嘔吐很多的鮮血，這大概是精神上的刺激，和性慾上不滿足的緣故罷了。但以無錢的關係，不能到醫院去調養，只在那裏忍耐的活着。

年齡的驅使，和生理的要求，使不能不尋一終身的侶伴了。所以伊也會用了純潔的專一的誠懇的飽滿的愛情，去找那能夠值得受伊的愛情的人，想在永久的結合之中，膺享一切的幸福。是伊所不曾遇過的，更領領一切的快樂，是伊所渴望的。但是大家——不僅我一人——以為伊病了，已經不是處女了，——原因不在此——是快近三十歲的人了，——這大概就是真的原因罷——都以冷酷的眼光對伊，不承受伊的愛情。於是伊覺得伊的周圍一切都是黑暗，沒有希望了，沒有慰安了。因為孤另另的伊，只在愛人的身中纔覺得伊的存在，從前所以不急欲死的，也就是這個觀念把伊繫住了，棄了伊。伊也看不見在伊

的面前的遠大的世界了，也看不見可以補救伊的損失的許多的東西了，自己只覺得爲世所棄。

R. Herrick 的 *Counsel to Girls*。真是不錯，真是喚醒了青年的婦女不少。如果伊在青春的時候，去找伊的愛人，何至無人愛伊，何至徬徨無着呢？從此以後，伊的病更加厲害了，身上的肉瘦得祇賸一把骨頭了，經許多同鄉的規勸，只好暫到醫院去住。

伊真的絕了希望嗎？幸福的舟完全破沉了嗎？不，伊後來竟得着宜敏與伊表同情，這是一種何等欣喜的事呢！

宜敏是W城一個大學的學生，與伊本來是同鄉，從前雖沒有關係，但是彼此的人格學識，早就互相知道的了。伊來C城時，曾在W城與宜敏相會，所以一通信函，不到數月，戀愛的自由花，快要成熟了，熱情快要達到沸騰點了，

這自然是伊渴慕的關係，不免有一種強力的牽引，在宜敏與其說是愛，不如說是憐，這是他自身向人說出的，當其有人問他的時候。

暑期快到了，伊寫了很多的信，要宜敏到C城去。可是那時宜敏身上不名一文，就有愛情的驅使，終不能如願以償，幸有許多的朋友相助，又典去了不多的衣服，纔湊成到C城的路費。

真是不幸，命運也好像在阻止他們的結合似的。宜敏起程時，在船上竟被扒手將他的路費，連皮包一齊扒去，只得依然轉來。伊得着這個消息時，伊哭，伊哭，伊哭得像個小兒一樣。

像伊這樣的愛宜敏，世界上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了。伊窮困的運醫藥費都沒有，然而因為愛宜敏的原故，急欲要他來C城的原故，苦苦地向朋友稱貸，跟宜敏寄來路費十元，並且說了許多安慰的話，最後伊又說：到了C城，一切費

用，儘可由伊擔負。

宜敏到了C城了。伊住在一個醫院的三層樓上的一間仄狹的病室，聽說他來了，還在那裏想；如果不是病魔作祟，在這種天氣，和他併肩坐在公園的松林間，聽早晨的雲雀，在那裏嬌婉的歌唱，看蓮荷的露珠，在那裏向朝旭爭閃，多麼使人神怡！使人醺醉喲！

他去會伊的時候，伊在床上懶懶地掙扎起來坐在床緣，很微弱的向他說道：『你……你一路……平安嗎？……』

伊的喉內，好像有甚麼東西梗塞一樣，眼淚如線一般地從兩頰流下，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宜敏見這種情形，也不免滴了許多的同情的眼淚，於是室內沉寂了許久，最後他很誠摯的安慰伊道：

「玉如！有甚麼話儘管說，何必這樣的悲哀呢？你的病也不要緊，你不要憂懼吧！只要寬放胸襟，復原自然就容易了。」

「要天纔知道喲！我一身竟這樣的痛苦，這樣的孤另。我不會看見絲毫的光明在那裏？也不會得着親切的人在那裏？自從與你相交以來，纔覺得光明和親切的人只有你，我的態度，我的一切，都在給你的信內說盡了。」

伊這樣的說着，不免有種羞態，就是瘦白的兩頰，也有些紅暈現出來。宜敏覺得現在非表明態度不可了，遂委婉的說道：

「玉如！你這樣的愛我，我是很感激的。不過我是有了內人的人了，已經做過父親的人了，她，她是愚魯的人，可憐的人，我不忍爲我的幸福，竟犧牲她，拋棄她，所以我們的愛情，只能在友誼的路上回旋罷了！這就是我對你的態度，請你千萬不要過於傷心。」

伊聽了這話，無力的倒在床上，向床的背面痛哭不已，宜敏雖向伊詢問了半天，伊只是不理，於是坐了許久，也就無趣的走了出來。

以後宜敏每天都要去看伊幾次，勸導幾番，但是覺得伊與從前不同了，也無甚麼言語相談。祇得會一會朋友，玩一玩各處的風景，住有十餘天，就回到W城去了。

伊這次費盡心血，結果，仍使伊失望，不消說伊的病是更加沉重了，從前允許幫助伊的，現在也置之不理了。醫院欠有幾個月的醫藥費，每天都要來催索幾次，並說了許多嘲笑的冷語。伊覺得現在甚麼都完了，寒冷的前面黑暗得不能走了，辭世的心，就在這個時辰，這種狀態之下，在伊的心中，更加堅決了。於是痛哭着，掙扎着，用鉛筆在蓬布的椅子上，糊亂的寫了一封給伊的一個在C城讀書的姻戚中毅：

「中毅！我已決定心腸去死了。我真不解，人生竟這樣的痛苦，世界這樣的冷酷，這或許獨限於我們女人，尤其是我罷！過去的光景，不必說了。就是現在病魔的纏繞，經濟的壓迫，除了死去，還有甚麼辦法呢？我想那死之國，也不一定不美麗，不幸福，恐怕比這黑暗的世界，還要光明得多啦！我沒有父母，沒有家，也沒有一切，到無掛無憂的安然死去，死去以後，也不用怎樣的掩埋，拋在那汪洋的大海就是了，因為一死萬事皆休，何必多費一些金錢，手續。——你或者這樣想：假使我不到C城來，一定可以免去這悲慘的事。但是，不，這是命由前定的罷了！中毅！我萬不想這數千里外的一間狹小的病室，就是我生命的歸宿，你得着我的信時，我已直挺橫陳的躺在那地下了。唉！不能再寫了，祝上帝的福在你頭上照臨罷！中毅！訣別了！永遠的訣別了！」

這時候夜景幽寂，電燈也滅了。從窗子裏射進來的灰白色的月光，照在這病房。彷彿囚牢的慘厲可怕。一陣寒風激烈地吹着屋脊，好像微但立在伊的面前來，於是痛哭許久，咬着牙關說道：

『已三點鐘了，就此了結了罷！』

忽聽得吓的響，落在病人室外的洋灰築成的地下，隨後便沒有聲響了，看護婦覺得有異，出來一看，一人直挺挺的臥在地下，於是叫喊了許多的同伴去看，就是伊，就是伊從三四丈高的樓上的窗口墮下來的，頭部跌破，已經沒有氣息了，只有脈還在微微的跳。於是將伊仍然抬至原來的病室，待法官和醫生來檢驗。

室內異常的悽慘，異常的沉寂，只有黯淡的燈光，映着靠近伊的屍身的棹上的一張破紙，紙上寫着一首不整齊的金縷曲：

悲哀的少婦

七〇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病中的回憶

李輝羣

凡是一個人病中度活的時候，總容易感到一種淒涼的悵惘，往事的回憶。這種事情，恐怕誰也要承認是人之常情罷！何況一個命途乖離病疫纏綿的我，還要羈縻在這個孤寂的異域呢！

我雖說只病得幾天，心境已經頹廢到不堪言狀了！許久沒有上課，也不知道今天到了什麼日子。把帳子慢慢地移開，看見壁上掛的日曆，已經到了閏四月十六。我看了日期，把帳子又輕輕地放下了。

——今年要是不閏一個月，不是到了五月嗎？去年不是五月今日歸家的

嗎？到家的時候，媽媽不是接着哭訴五哥病時死後的情形嗎？想起來好像像是昨日的事情一樣，算起來又足足的一年了！唉！摧人的時光，你怎麼過得這樣快呢？

去年五月的今天，我搭車回去。明日的晚上，安然的抵了故鄉，等到突聞五哥病故的噩耗，我不覺的痛泣昏迷了！那時的母親，也哭得涕汗交流，聲嘶力竭，經過長途跋涉的我，覺得這是我生平未遇的慘禍，所以觸物傷情的痛泣了許久，何況更加以親愛的母親作如許悲傷的哭泣呢！我那時簡直不省人事了。後來我那和愛的慈母又忍住淚來勸我，要我自己愛惜身體，又說些什麼死者已矣……的話來寬我。又替我洗了臉拭了汗。我那時因為要順她的心境，也就沒有哭了。我休息了一刻，到嫂嫂房裏去談話的時候，母親又在哥哥的書房裏，背着我嗚嗚咽咽起來了。母親喲！慈愛的母親喲！你怕我見了你的哭泣，惹起

我的傷心；你要知道你的女兒，又怎樣聽得你這種悲哀而悽愴的嗚咽呢？

第二天的晚上，我到鄰家的羅太太那裏去一下。她看見了我，寒暄了幾句以後，又談到我哥哥死時的情形了。她說到最傷心的時候，用那半哭半訴的聲音，自然的學起我母親，哭我哥哥的傷心慘語了。

——督交喲！我的兒喲！你去不得呀！你真去不得呀！你上有白髮蒼蒼的母親，下有黃口嬌弱的稚子；靈秀的田園要你管理，你的愛妻和弱妹要你扶助；你所學未成，所志未竟，兒喲！你真去不得呀！你爲什麼現在竟然抽身……

我聽到這裏，只覺得心酸淚落，不敢續聽了。但是我哥哥死的情形，從她口中說出，又比較客觀而真切，所以我極力忍痛茹辛的嚥下那急喘的暗泣，想再聽她告訴我一點情形，但她此時也不繼續說了，她只兩目含光底望着我嘆

道：

『你現在也不要去記戀他去傷感他了！你自己的身體要緊。你還要設法勸慰你的母親呢！你的母親，現在是多可憐呀！』

她說的這些話，我聽得不大清楚。我那時候好像又聽見我母親坐在門旁泣訴呼號的聲音了！又好像模模糊糊的看見我哥哥奄奄一息，咬緊牙齒，翻上黑眸，顛頓瘦弱灰白慘淡的面容了！我的眼角裏不由的掉下幾點清淚。被烟霧蔽住的天空，似乎看不清宇宙的一切！我雖說想問她還聽到他臨終的時候說到我有沒有！都是我的喉管，已經硬塞得不能成聲了。但是他沒有等我要求，仍繼續了以前的工作。

——唉！若是那時真打個電報要你回來了，你們最愛睦的兄妹，也可得見最後的一面。也可以慰慰你的母親。……

我聽到這裏，長聲的歎了一聲氣。

——唉！我那裏會知道，他在那個時候就要死呢？

——本來早一兩天，你母親曾與我相量想打電給你，電稿並已經擬就了。後來你母親又怕你接到了電報，惹起你的慌張和恐嚇。正在那猶豫的時候，就被你哥哥知道了。唉！他的病雖說沉重了，但他的心靈，還是同好人一樣的清明呢！他知道了，他說：「何必打電給她，她學校裏正在考試，雖說學問不要緊，然而社會偶像的崇拜還是免不了的，那不是就誤她半年的光陰嗎？」她昨天來信說：「他們學校裏在這兩星期內考完，也就快要回來了。我的病真是沉重到了極點嗎？不然你們爲什麼要打電給她呢？」……

他說到這裏，凹下去的眼角裏，已經湧出兩點乾枯的眼淚了。他母親看見

他這樣傷心，急搶着的安慰他。

——我打電給她，並不是看見你的病加重了呢！你的病，不是比昨天又要見安然一點嗎？你不要這樣亂想罷！我因為看見你天天想念你的妹妹，所以我想叫她回來，好好扶持你，到了晚邊她可以扶你到園中去散散步，你要看書，她也可以替你找有趣味的目錄，無事的時候，她可以陪你談談閒話。我完全是這種意思，你不要過慮，你還是靜靜的養神罷！

他聽了你母親的話，他又開口向你母親表示微笑了。

——唉！到底還是母親想得周密哩！

我聽到這裏，我一方面傷心，一方面感激這位鄰家伯母，告訴我這些實情——這是母親怕告訴我的——同時又受起良心的譴責了！

——那時我正在校中終日的忙碌歡娛，那裏會知道我的哥哥，竟溘然長逝

與那最慈愛的母親永訣了呢！更做夢也沒有想到，當我回家的時候，他竟桐棺三尺在地下長眠了！我那時要是知道，無論如何也要請假回來，同他作最後一次的握手了！

我想到這裏，我的傷心的熱淚，已經濺透了我的前襟了。但是羅太太還是在那裏呢喃不住的說：

「當你哥哥臨走的那一晚上，你母親叫他幾聲，他還蘇醒了一刻。他把眼睛一睜，喊了一聲『媽媽』。你母親急忙把眼淚拭了。輕輕的問道：「兒呀！你要什麼？」並作手勢要室中侍役清靜，要你嫂嫂不要哭泣。你哥哥又斷斷續續的說了一句，「沒有什麼，我怕你不放心呢！」你母親那時那種可憐的情景，真使人隕淚。她的心裏也不知是何等的痛苦呀！她的面色，雖猶作那微笑慈和的樣子，勉強的作那妮婉的柔聲去慰

問他，但她的喉管，已經是哽咽得不能成聲了。……

羅太太說到這裏，她那半新半舊的手巾，也被同情之淚痕浸透了！



時光如流水一般的過去，這種事情足足的又是一年了。唉！人生若夢！誰知道我的哥哥在去年的五月，就要拋離人世漫遊天國呢！？

我經了長時的回憶，我也無心再留戀床褥了。我扶病起了床，在窗子裏面看見了威熾的陽光，照遍了茫茫的大地。自然界一切，都表示了神秘的靜默。我自然的做出了幾句似詩非詩的東西。

楊花點點兮，粘我紗窗！

杜宇聲聲兮，摧我心腸！

羈情漂渺兮，蕩向何方！？

思兄悲母兮，涕泗徬徨！

我寫了上面幾句以後，又想寫一封信給我的母親，後來又遲疑的不敢提及我的病狀，終久只寫了一個平安的明信片給她。

「親愛的母親！你的身體是平常一樣的安健嗎？我們學校裏快放暑假了。我等放了暑假，就會搭車回來的，我現在的身體，非常的清平，請母親不要念及罷。見面期近，其餘的容我面談罷。」

我這個簡單的明信片，還沒有寫完，我的手顫起來了！我的淚流出來了！我的筆擱下了！

——唉！母親喲，我欺騙你了！你看見了這個平安的明信片，何曾知道你的在千里外的女兒，已經病了一個星期呢？親愛的母親喲！你要是知道這個消息，不知要怎樣傷心，又將消瘦幾許呵！

無望的工作

英國Coleridge作
劉大杰譯

殘冬去已睡，春夢呈笑容。
萬物當此時，欣欣以向榮。
黃蜂忙亂鹿離穴，羣羣小鳥飛林中。
惟我當此際，心閒性更慵。
尋花築屋非吾事，懷伴高歌興已窮：
但我知河旁，瑞草獨青葱；
亦知此甘泉，其源何所從。
甘泉汝速流，流去百川東；
瑞草之花可速開，開時任汝爲誰紅！
憐我雙唇何慘淡，榮冠加頂已成空！
獨自徘徊林樾間，君知我意長忡忡！
今生所爲已無望，猶似甘泉入漏筒！
所望不知竟爲何，恐將卽此而長終！

手巾

揚屯人

一天下午，李子素偶然從那柳樹底下的第八教室門口經過，呀！這是什麼東西？一種特別的光線射進他的眼簾。他跨進門檻，在書桌邊的地下彎着腰拾起一條手巾，一條潔白如雪的手巾。他抬頭向四邊看一看，教室裏頭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走出教室外一看，那邊有兩個女同學携着手兒向女學舍進去。

——這手巾是誰掉下來呢？……女同學的吧？

他心裏這麼一想，好湊巧，那手巾的一個角上抽空着一個蝴蝶，他精細的查察出來。

——這當然是女人用的了！男子那裏用這有花的手巾？……女人的……女人的！

他急忙把那條手巾，藏在內衣袋裏，離開發現地，向自己的寢室走來。

在寢室裏，只有他一個人，四邊靜悄悄地。他坐在床上，面朝窗口，背着寢室的門，把內衣袋裏的那寶貝輕輕地拿出來。在手上玩來玩去，一回兒把牠搵成一團；一回兒又把牠按在床上打齊整，摺了四次，打橫再摺上四次，很輕巧地可以藏在手裏；一回兒又把牠打開，向嘴唇上拚命的親吻。

——也許有一些香氣吧？

聞了一下，好像無感覺。他疑心是自己的鼻孔害病嗅覺不靈，再深深地聞了幾下，又好像有了一點香氣，可是還不十分濃烈。

他再聚精會神地把牠來察看，呀！在花紋上面隱隱有一個字，那不是一個

Y字嗎？他站起身在窗口光線充足的地方察看，真的是一個Y字，而且寫得很端楷。

——Y？這自然是英文名字的第一個字母了。哦哦：楊芬的楊字，英文的第一字母不是Y嗎？是！是！一定是她的了！

他的眼前立時現着楊芬的情影：鵝蛋形的臉兒，黑油油的頭髮，兩顆嫵媚可愛如水晶球般的眼睛，緋紅的頰上，深深地現着兩個笑靨，而且，這時她正在向他微笑。他閉起眼睛把手巾狂吻一下，又一下，再一下，緊緊地貼在嘴唇上好幾分鐘。

他想起他雖然和楊芬是同學，但是不同系，他又不善交際，雖然愛慕在心，終於無機會談話，無機會訴衷曲，所以沒有來往，這手巾如果不是她掉下來的，那裏有機會得着！這不是幸福嗎？

密司楊芬的東西會落在他手上，當然是他的幸福了，他又深深地狂吻幾下。

因為想起楊芬，自己的悲涼身世也一齊地湧到聯想上頭來：父親自他兩歲那年就死了，他不知道父親的愛是如何，可以說是沒有父親；母親在他十二歲那年，也就死了；只有一個姊姊，但又是出嫁了的；伶仃孤苦，受盡他的伯叔們的欺虐，白天吃飽飯便走到外祖母家去，晚上常常流淚慟哭，——這樣的生活過了兩年。在小學裏，無父無母的孤兒常受人家的白眼強有力而又野蠻的同學唾罵不止，甚至於有時打的頭顱好像玩鼓一樣，報復既沒有能力，回罵不敢開口。只是逃開暗自哭泣，——這樣的生活又過了三年。在C城上中學時，孤兒的悲哀之火，在心裏天天都在熱烈的燃燒着。有時看見同學的父親送東西給他的兒子，他想起：「自己是沒有父親的，如果父親還在世間，可不是不一定也要時

常送東西給他的可愛的弱兒麼？父親是沒有了，這是多麼悲涼的可憐虫呵！」他自己暗自哭了一場。有時和同學到他們家裏，看見他們的母親和弟妹的親親熱熱地歡樂，他想起：「自己是沒有母親和弟妹的，如果母親還在世間，弟妹也有幾個，回家的時候可不是也同他們一樣的親親熱熱的歡樂麼？說不定我母親愛我的態度比較他們的母親還要溫和慈愛呢。母親是死了的，弟妹也沒有。姊姊已經嫁人，回家的時候，寬大的屋子只是冷清清地我一個人，這是多麼悲涼的可憐虫呵！」他自己又暗自哭了一場。——這樣的生活又過了四年，七年考進這C大學，因為智識的教訓，他發現該找愛人來安慰他這一生，溫潤他這一生，「然而，愛人並不容易找到的。現在的女學生，大多數是自信太過，驕氣迫人，像我這樣一無足以使人愛慕的人，還有誰看得起我呢？還有誰來愛慕我呢？」他常常這樣淒涼地想着。所以對於女同學不敢十分接近，生怕討了沒趣。

——然而，楊芬是不同的了！她的性情溫和態度謙恭，她決不是輕視我的！決不是輕視我的！說她愛慕我了也沒一定，那一次開運動會，她不是和我說過話麼？而且很嫵媚地很親熱地時常流動她那兩顆水汪汪美眼看着我！

他想到這裏，愁悶的心境又是愉樂起來了。看那手上拿着的手巾，更加可愛，又是深深地拿牠狂吻幾下。

——哦哦！這不是一個絕好難得的機會了嗎？把這手巾送還她，說是在地下拾着，知道是你的，特地原璧歸趙，她一定是感激萬分了，並且在她的心田裏一定播下愛的種子了。這愛的種子生根，萌芽，發葉，開花，……總之，我從此便是同她認識的了。可以通訊，可以談話，感情一天一天的濃厚，愛神的小矢輕輕地射透我和她的胸膛，她便是我的愛人了，我的愛人了！

他心坎裏愉快的火，燃燒到臉上來。兩頰覺得有點熱烘烘地。又把他手巾

深深地吻了幾下。忽而，他又想：

送還她也不大十分妥當的呵！如果她只是說了一句多謝的話，以後還是冷冷淡淡地對我，那豈不是連她這手巾都無福親吻了麼？不行！不行！這手巾既然到我手上，便是我的了，便是她贈我的了——說是她贈我的，這是多麼快樂的事呵！——是，是她贈我的了！是她贈我的了……然而，心裏只是愛她，她不知道，這又有什麼用處呢？還該使她知道才好，是的，該使她知道才好。寫書信給她吧？用力的寫，而且該附上一首抒情詩，但是這第一封信要怎麼下筆呢？太冒昧又不行，該溫存委婉些。總之，還是以璧還手巾爲辭這法子爲上策，不然真的沒有辦法了。這個機會若失了，以後還有通訊的希望麼？就是這樣進行了，就是這樣進行了。……她或者——一定的，她便答復我的信。我再寫信給她，她再答復我，從此我們便常常通訊了。愛的種子便生根，萌芽，發葉，開

花……她便是我的愛人了，便是我的愛人了！

他快活的差不多要瘋狂，他把手巾狂吻幾下，緊緊地藏在內衣袋裏，手舞足蹈三步做兩步跑，跳了一跳地跑出寢室來。

當他走過學生佈告處的時候，有很多人在圍着看壁上的條子，有的嘴裏吱哩咕嚕地在念着上面的字，他是愛看熱鬧的，便擠上去看一看。只見那條子這樣說：

「兄弟今天下午在第八教室遺失白手巾一條，乃家裏寄來之物，角上抽空一個蝴蝶，寫着一個Y字，如有同學拾得者，請擲下不勝感激之至。學弟楊國雄敬白」

——哦哦！他的！

他的背上好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以前的種種如在夢中。

病 貓

劉大杰

趙媽在她的對門村莊裏王太太的家裏糴米回來的時候，在黃昏山色中的樹旁的草地上，看見躺着一隻病貓，殘喘的氣息，微微的嘶聲，無神的眼睛，捲縮的弱軀，都表示她那微微的生命，在不久的時間裏，就要與這個世界長辭！

善心慈意的趙媽，看見了這隻病貓，不覺的起了一陣憐念，把米放在地上，慢慢地把這隻病貓，輕輕地抱在懷裏，再左手提起米，一步一步踱起回去。

趙媽到了家裏，把這病貓，放在寢室的東北角上的草籃裏面，靠着這個草

籃，正有一個小竹籠，裏面有兩個小鷄雛。

趙媽很愛這個病貓，天天晚晚總是經心經意的調護他，她又怕她兒子，雲兒雪兒——擾他，她告訴她的兒子，說這個病貓診好了，有很大的用處；第一可以捕老鼠，第二以看守雞雛，因為飛鷹是怕貓的。

雲兒和雪兒聽了他母親的話，格分的加意護衛這隻病貓，他們又怕家裏的黑狗咬他，他們只好把這黑狗，監禁在廁所後面的空房裏面。

病貓經趙媽的調護，一天一天的復原起來了，在第四天的上午，曾吃了半碗殘飯和一條小魚，第五天簡直可以行動自由了，雪兒雲兒都歡喜到了極點，邀求他們的母親，釋放這隻重病初愈的貓的自由，趙媽竟然允許了。

第七天的下午，雲兒送飯給貓吃的時候，貓不見了，屋子裏面都找遍了，沒有一點形影，隔壁家裏也問盡了，都沒有看見。

|雲兒和|雪兒因爲失了他倆的愛貓，都哭起來了，他倆的母親到房裏來看的時候，那個小竹籃的兩個雞雛，大的咬傷了，小的不見了，只見籠子的旁邊有幾枚雞毛，和幾點鮮紅的血漬。

月 夜

胡 適

也是微雲，
也是微雲過後月光明。
只不見去年的人伴，
只沒有當日的心情。

不願勾起相思，
不敢出門看月！
偏偏月進窗來，
害我相思一夜！

病

語

九二

愛的象徵

劉大杰

我在春花開遍的公園中，山上山下花叢中樹底下，徘徊了一整天，在矮的女貞樹旁邊的玫瑰花叢中，找到了一朵半開的淺紅玫瑰。這朵花雖說再過兩天就要凋謝了，但是她現在的幽姿，確有一種特別的風致。下面五片深綠的萼，護着內外四層一共十五片的淺紅花瓣，中間還有一個未開發的小蕊，帶一種深紅的顏色，配着那深綠與淺紅，尤覺得點綴相宜。當微風吹過，她旖旎地搖曳起來的時候，真好像一個芙蓉臉兒楊柳腰兒的姑娘在我身旁跳舞一樣。我想我這樣的愛她，怕我就是孤標傲世荒涼靜寂的她的唯一的知己了！「女爲悅己者

容」，她今天對我微微的搖曳，恐怕就是她了解我內心的表示了！我於是輕輕地把她折下來，放在我的唇旁，同那深紅的花心，深深的接了一個吻以後，慢慢地用我那最珍貴的白綾子手巾護着她的枝頭，我正在預備把她拿回去的時候，F也到公園來了。我很高興的對他說：「這朵花是這公園裏花叢中最美的一枝，我足足找了一天，始找到這朵心愛的，我真高興極了！」F聽了我的話慢慢地說：「好是好！可惜快要凋零了！恐怕那種薄寒輕暖的春光，已經不是她有的了！」我聽F的話，覺得他太不體貼我的心思，只好拿起我那朵心愛的花，同他慢慢地步出了公園。

我和F經過雅園的時候，我無意的在那株柏枝樹下的玫瑰叢中，又看見了一朵快要開放的花蕊。下面五片綠萼，只有兩片開着橫行的，還有三片都是向上面緊緊地護着，淡白而兼帶些淺紅的花瓣，只開放了一大片，其餘的都緊緊

的圍着，好像一個紅熟的桃子。我看見了這一朵，再拿着我用白綾子護着的那一朵一比較，我真有點對我手裏那枝慚愧。恍然一個是青春的處女，一個是半老的徐娘。我想把這朵快要凋謝的花拿了回去，至多放得兩天，就要失盡牠猶存的風韻；要是把這朵含苞未放的玫瑰折回去，插到盛滿了水的玻璃瓶子裏面，放到我讀書桌上，至少也可以做我一個禮拜陪伴。我想到這裏，把這一朵小小的花蕊，又輕輕折下來。放在我的唇邊，連續的接了三個深深的吻。把包那枝的白綾子拿下來，又用心地護着這花蕊的枝頭。於是把那快要開謝的那一朵，隨便的拋棄在路旁了。我把那朵開殘了的玫瑰，拋在路旁以後，很得意的拿起那白綾子護着的深紅的花蕊，同F慢慢地走出雅園來。走得還沒有兩丈遠的時候，F忽對我道：

「我看那朵花，你不應該這樣狠心把牠拋棄的。你現在不愛牠，原先不應

該把牠折下來。你一時的高興把牠折下來了，現在看見一朵比較年青而貌美的；就隨便拋棄了牠，你怎樣對得起你的良心呢？以後你要是再看見一朵完全開放的花蕊，你恐怕又要捨此而取彼了！」

他說完了話，不管我怎樣答覆，仍然走到那折花的地方，去看那朵被擯棄的玫瑰。等到拿起來的時候，已經憔悴得不堪了！花瓣也零落得只有幾片了！
F看見牠成了這種可憐的樣子，帶怒的厲聲的對我道：

「你太對不起牠了！你欺騙牠了！牠爲你犧牲牠的一切了！」

他說到這裏，不講客氣的在我的手裏，把那朵白綾子護着的深紅色的花蕊拿去，一雙手捧着，正的舉在他的頭前，兩眼不動的直視着，口裏細細的吟

道：「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

『但願將車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白樂天

渡頭傷別

賀揚靈

殘月漸漸地挨着天邊的西角落下。曉風帶來的清涼花香氣味，一陣陣微微吹來，沁人心脾。烟霧迷朦，橫鎖着青山峯頭。樹林裏四處啼鳥，恰從睡夢中醒來，很興快意爽，飛來飛去唱着曉歌，催醒這山前山後的農人起來工作。滿壠檸檬黃的菜花，因風吹成浪地蕩漾着。

僕夫挑着一肩行李向前走，我只低下頭跟着他行；一面并想到——她的將來……又禁不住替她悲傷下淚！

昨晚在她家裏，已和她告別了，想她今早決不會來送行吧，誰知她早已在

渡頭邊等我。她遠地望見我來了，就喜不自禁的舉手笑嘻嘻說：——

哥哥！你今天起程得好早呵。

我看見她，煞是不好意思，便走近她身旁，低聲細語問：——

你……你爲甚來得偌早呢？你……你就不怕你家爺娘知道嗎？這樣，也不避「渭行多露」的嫌疑呢！

她聽了我這句話，一聲不語，只是面紅耳赤，半向纔帶一聲苦笑回答：

哥哥，爺娘還沒有起床呢。我——的將來，哥哥，你……你應該牢記在你的心裏，你……你應該牢記在你的心裏呵！但是我的家庭……

她說到這裏，又哽咽說不下去，只見她一泡熱淚，已凝住在他的眼眶裏，快要落下。

我怕她傷感，便帶了一片溫和的聲氣，安慰着她：——

妹妹！你將來的事，我應該牢牢記在我的心裏，你放心，只好珍重你自己的身體吧！

兩個人凝情相望，她只拿起一塊花手巾在拭眼淚，再也說不出別的什麼話。

怪的——不解人情的挑夫，那知離人心上的苦，只是一聲聲在船上叫：少爺！快下船來！今天要趕向雙江口泊宿，再也不能遲留，快下來吧！我也只忍住眼淚，抿着嘴唇，徐徐步行下船；回轉頭來——她仍舊站在岸頭一動不動的在望着。這時兩下心情，都黯然魂消，真不知怎樣纔好。

「唔啞」一聲，船兒解了纜，櫓兒搖着順江下流漂去我痴立在船の後梢，眼見得船兒漸與她遠離；再轉過一個潭灣，她的娉婷輕弱的影子，已望不見；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拚命流下兩頰來了！

落葉

赤松月船著
王朋來譯

將楓栗樹的落葉，

掃了又掃，

勉強見出泉來，

我的本性埋深了。

替我剝去虛偽的人沒有嗎？

替我除去膽怯的人沒有嗎？

朋友！

我現在身上積了許多的落葉，

我是疲倦了！

捉迷藏

楊屯人

祠堂的旁廳，放着八隻斑斑爛爛墨漬刀痕都是的紅書桌子，和八隻紅板凳，分做三行擺着。那最後的一行只有一副。靠壁另有一隻年紀比較更老些的書桌子，旁邊是一隻烏木方凳。——是個書齋，學生男女共有八人。

先生是出門去了。

午後的天氣，熱烘烘地。庭裏的樹影，兀站着不動。身體瘦弱的文山，頭部按在書桌子上面昏昏地睡着；大弟子文芳，也打了幾個呵欠，兩眼迷迷地坐着；秀明和文生在書桌上面吹門紙蝦蟆；啓祥和垂元站在旁邊喝聲幫忙：平時

先生說是愛讀書的秀水和文璣，她們也掩起書本在猜通寶了。兩隻紙蝦蟆，在對陣着；秀明和文生兩方面的口用力一吹，勇猛地相碰着。

「翻了的是你的牙：喂喂！你怎麼？你的戰敗……」秀明忽然大嚷着。

「誰說的？我的會戰敗嗎？」文生瞪他一眼，把兩個紙蝦蟆藏起來了。

「文生欺人！翻的正是你的！」旁觀者啓祥招着右手在抱不平。

「垂元！你看沒有？我的會翻嗎？」文生臉紅耳熱地說着。

「我看不清楚。」垂元說。

「不算！再來。」秀明說。

「已經是我勝了，還要再來嗎？笑話！」文生偏不肯。

同時秀水因為通寶被文璣猜破，說是被她先看見，也吵起來了。

在睡覺的文山被他們噪雜的聲音鬧醒，舉起手來，在擦眼皮。

「不要吵！不要吵！去庭裏捉迷藏可以麼？」大弟子文芳走過來提議，大家說：「好的！好的！就走吧。」吵的事和平了結，秀水文璣也願意加入了。幾百年的大榕樹的繁枝密葉，把個庭裏遮蓋得陰涼涼地，正是個最好的游戲場呢。

大家把木屐子都脫了，放在樹根旁邊。文芳先悟出缺乏一件應用的東西，在找着。

「誰有手巾，大張的？」文山嚷着。大家都說沒有。

「那怎麼好？玩不成了！」啓祥說。

「把我的肚兜代用吧？」文生笑着說。

「噫！我們不要了！我們不要了！」秀水和文璣不願意把肚兜束在頭上，她們不願意加入了。

「喂喂！再找別的，可以麼？不要走，不要走！」垂元攔住她們不許走。

「不一定束住眼睛的，就是你們，怕什麼呢？」秀明也來攔住。

「不一定麼？是是！到那時候輪到我們身上，我們不要，你們不肯了！不要！不要！」秀水和文璣齊聲的說。

「不要，就算了。沒有你們這根小竹竿束不成排？」文生生氣起來了。

「不要吵！不要吵！我找到了！」

只見文芳從先生房裏跑出來，手上拿着一張茶色的大手巾，——是先生洗臉用的。

大家圍攏起來，一面口裏喝着，一面心裏打定要出幾多數目，把指頭伸出來。

「呵………總！」

大家齊聲唱罷，伸出來的指頭，叫文芳數一數：從左邊起，啓祥是四，文生是一，文山是五，垂元是二，秀明是四，秀水和文璣都是三，文芳自己是五，總合起來共湊着二十七。知道了數目之後，又從文芳自己數起，向左邊數去，一二三四……以至二十七，恰到文生身上。束住眼睛的便該文生了。

文生起初不肯，說要再數，文芳睜着眼睛說他胡鬧，大家又你一句我一句都不答應，文生只得依了。

手巾束在頭上，把兩個眼睛密密地遮個黑暗不見光，文生好像瞎子了。衆人屏住着氣息靜悄悄地蹲在地下，文生一走近，他們便走開。捉來捉去都捉不住。有一次，文生的手已經摸住啓祥的頭髮了，但被他這一翻，扎個筋斗，又捉不住了，又有一次，文生的手已經抓住文芳的衣角了，但被他一溜，又捉不住了。文璣格格地在笑，文生尋聲走過去，秀水急把她牽過右邊去，文生又落

個空。文璣還是格格地在笑着。衆人也哈哈地大笑起來。

正在玩得十分快樂的時候，文芳眼快，看見先生從門外進來了，急放個口號咳嗽了一聲靜悄悄地走開。

「捉住了！捉住了！」文生大喊着。

他的頭上撲地一聲響，有些痛癢，急把手巾解開，原來捉住了的是先生！

「撲！撲！」文生的頭上，又被先生的扇柄子打了兩下。

草地上的鴿子

劉大杰

在那根滿樹青絲的垂柳下面，有一塊綠陰青草的小地。當那聲消人靜的時候，常常有幾隻鴿子在那裏會伴。有人說這塊小小的草地，就是他們私會的公園。

這幾個鴿子是加特君養的，原來本有兩對，因為前兩個月死了一個，所以現在只剩得三個了。兩個雄的，是一個灰色和一個白色。只有那個雌的，帶着一身烏黑的柔毛。

我前天在那草地旁邊走過的時候，看見那隻灰色的鴿子，呆呆地站在草面

上，他的頭向天邊望着，過了一刻，那隻黑色的飛來了。他咕嚕咕嚕的叫了幾聲，慢慢的點了幾下頭，她就走近他的身旁了。他把他滿身的毛，都聳起來，愈顯得美麗。他用他那尖銳的嘴殼，在她的頭上啄了幾下。又用他的腳爪，去梳她的羽毛。她也慢慢地坐下，現出一種半推半就的羞人狀態。他倆的口裏，不住的唱着，但不知道說些什麼。過了一刻，同伴的飛往柳樹那邊去了。

我昨天在那裏過去的時候，那隻白色的鴿子，也呆呆的朝天的站着，過了一刻，那隻黑色的又來了，他帶跳的走近她的身旁。在地下找了一粒白米，放在她的口裏。於是他倆接吻了。他們的口裏，也是唱着一種使人不懂的音調。他們一面唱，一面在草面上並排的踱。過了一刻，也同伴的飛往樹那邊去了。

我今天經過那裏，看見那隻灰色的和白色的，都在那塊草地上徘徊。彼此的口裏發出一種不大自然的音調。過了一刻，那隻黑色的又來了，她剛站到地

上，一看見他們兩個都在那裏的時候，就站着不動了。灰色的向樹的這邊走着，白色的向樹的那邊走着，口裏也不發出什麼聲音了，都慢慢的站着不動了，頭緊緊地低下了。只有他倆的眼睛，仍是不住的互相的偷看。那隻披着黑毛的她，在中間靜默默的站了一刻，單獨的飛往樹那邊去了。那兩個他，仍是站在那裏不動的把頭低着。

小 詩

揚 靈

朝來的一陣狂風，
把後園裏的桃花，都飄零盡了。
綠殘殘的草地，
正嫌牠疏淨大過了；
嵌着幾許殘紅。
是點綴得多麼好看呵！

我孤悽悽的坐在樹影下面——沉思夢想，
月亮從樹梢頭冒下臉來。
像探索什麼幽情是的。
我抬頭一望——
她又高高地垂在天空微笑了。

過去的痛苦……已漸漸地消沉去了，
到現在——只剩着模糊迷離的餘影；
可是未來呢——……
又在層層地重新建築起來了！

武昌城的招牌

老和尚

中方武聖人有言曰：「武昌，世界之一大鬼洞也！」這句話，自要費一番解釋——武昌居全國之中心，自然是中方，非東西南北方也。武聖人這個綽號，是上下古今談的那位死灰先生，前在W校講演時，加在W校的貴校長史蕩吾先生頭上的；大約以為他辦事富有科學的精神，並前朝曾經過海軍的訓練吧。（貧僧與他是前生的朋友，他的履歷和性情，不待言是熟悉的。）

他——武聖人也，不是會說過武昌城中空氣，非常惡濁沉悶，一插足進了漢陽門，就好像走進了鬼洞一樣的要提心吊胆？這句話，個個說是對得很，但

貧僧却不在贊成之列——

貧僧修行在此地幾千萬年。白天黑夜，芒鞋破鉢，抓蛇山，穿狗菴，總沒有碰過一個鬼，什麼青面獠牙，牛頭馬面等等，人不曾死到地獄，遊過十殿，三生縱有緣，那裏有與他們見面呢？既名之曰鬼洞，沒有這些寶貝東西，出來打打照面，還成其所以爲武昌城嗎？就是武昌城內的人們，多半是鬼頭鬼腦的，但也不能如此說法。

這個鬼洞的招牌，貧僧倒不敢妄相贊許，自然就是大放鞭砲，也掛牠不起來了。武昌學問大家，當今之世，除我還要算我；我貧僧不出頭來取而代之，武昌不是要像豆腐鋪裏沒招牌嗎？慚愧得很！

貧僧不是什麼武聖人文賢人，不過這觀裏一個把門的老和尚，敢以惹人命

曰：

武昌，世界之一大乞洞也！

衆生們，你看看——黃鶴樓頭，漢陽門口，閱馬場中，蛇山頂上，紫陽橋畔……何處不是那班蓬首垢面，衣服襤褸的乞丐——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那里大叫其太太老爺地湊熱鬧呢！差不多各上司衙門，下司學堂，都有這班昨天老在那里穿流不息，磕頭叫乞，唉，大戰武昌！何乞丐之多也！巍巍乎民無能名焉，名之曰乞洞，豈虛語哉！

武昌爲吾國自古英雄必爭之地，或亦以此地太太老爺多如鯽，容易叫乞度口，到了日暮途窮，不怕逃生無路呵！

此稿昨傍晚我在長春觀中拾得，歸來借電光一閱，頗覺有點意義與趣味，特爲之登出，以餉讀者，並爲此老和尚出出風頭。

江上別蓮妹由京南下過漢賀克誠

卿未來時，
我有滿腔幽情，
要向你輕輕分訴；
如今卿來了，
半句話也不語，
只凭般面面相覷。

問卿——幾時歸去？
卿無言——低下頭去；
昨暮纔卸塵裝，今朝又上行舟；
唉！卿！
世短情長，
怎忍得又添離愁幾許！？

汽笛嗚嗚——聲聲催人去，
留不住，只有送卿去；
執手依依，相望淚如雨！
兩岸蟬聲鳴不住，
也猶解離情別苦。

秋風吹去

劉大杰

壽昌兄：

我想借這一片一片的秋風，把這江濱孤雁的酸嘶，送到你的耳鼓。你的來函，我已經拜讀了！你復活南國，本是你急於要做的事體。我想你以後在你的孤寂的悵惘的生命的途中，又可得着一點微微的安慰。你那篇從悲哀的國裏來，我讀了一遍，我雖說不是過中人，但也可以看得出你的流浪的生涯，乖離的命運。最傷心的，當然是描寫漱瑜臨終的那一段了！那天你當面告訴漱瑜的病狀給我聽的時候，我就已經替你起了一陣同情的悲感；現在讀了你這段傷心

的文字，像這樣找不着女性安慰的我，對於你這次失掉這樣活潑的可愛的終身的伴侶——漱瑜，——怎不替你下幾點同情的淚珠呢！

我們那次的黃鶴樓初次會面的談話最引爲痛恨的，就是在這個人情冷落世態炎涼的社會中間，難得找着幾個真正的知己，本來男朋就不容易，何況女友呢！像這個家敗人亡，隻身漂泊的我，那是更不用說了！唉！前途渺茫！愛人何處？我們在顯真樓照的相片，只我倆的情態，表示特殊的清癯。我看這個清癯的神情裏面，把我們過去的生命中所受的苦情，表現了不少。

我們的藝林，現在從晨報收回，單獨出版了。我們感着我們力量的薄弱，希望你給我們一點同情的幫助。

一陣陣的西風，吹老了秋雨裏面的梧桐，吹黃了柳樹旁邊的青草；自然界的一切，都帶一點源流的淒涼的秋意，我希望你在這個時候，善自調攝罷！

咬文嚼字

楊屯人

早上，我的朋友W君來這裏談話，他把語絲第二四期的「中山與其老黃狗」一篇的字句咬嚼起來，我也參加一番唇舌的忙碌。他對於「到北京來，我又證明了「大地方的人乖，小地方的狗乖，」這句話實在不錯。」這一句話裏面的兩個「乖」字有點懷疑。他說，「就大地方的人乖，小地方的狗乖」這句話來講，是說小地方的狗是和大地方的人一樣的乖了，但他這篇文章裏面的意思是說大地方的人是不如小地方的狗，這究竟有沒有前後矛盾的弊病和不合理的嫌疑？」我重新把全文細看一遍，我也覺得他的懷疑的地方似乎不錯。然而，我指

出接着的下文：「我見大地方許多人的粗野，很類似瘋狗的狂吠。」對他說，「我想，兩個乖字並不是好話的乖，恐怕是壞話的乖，就是罵大地方的人的壞處和小地方的狗一樣吧。」他說，「然而，他的文章的意思是要說小地方的狗好，如果這乖字是罵小地方的狗壞，那末，與全文的意思豈不是矛盾了？」我又指出接着的下文：「不過他們並不勇敢，見了强的便表示他們的奴氣，……」說，「這『不過』兩個字，便可以證明上文只是罵大地方的人和小地方的狗一樣的壞了吧？」說來說去，終於不能解釋。

他又對於那篇的後一段，「古人有云，『犬似人，人不似人。』我想起從前的老黃狗，我看了現在的君子們，我覺得古人的話却頗有些道理。更有許多人說着『犬子犬子』，犬的兒子恐怕更不可靠吧！」也有一點懷疑。他說，「『犬似人，人不似犬。』這句話既然覺得頗有些道理，那末，就是說犬比人

還好了，爲什麼又說「大的兒子恐怕更不可靠」呢？這究竟又有沒有矛盾？」我說，「大概他是罵現在的君子們既然壞，我的兒子恐怕更壞了吧？」這「犬子」和「犬的兒子」的犬字恐怕又不相同了。」說來說去，又是終於不能解釋。

侏儒與痰孟子

揚振聲

同學們要出「滬案特刊」促我也譏上幾句話兒。我想，我們中華民國的大國民，實行是自然早成了絕技，作文章却是特別見長的。此次對於滬案，惟一的結果，不過是幾篇痛哭流涕的文章罷了。大家的哭聲，已經是聒聽的了，何用我再去作那送殯的哭嚷呢！可是我也要學句話說，「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

醫不好棒瘡。』

說實行在我國成了絕技，不免有點污蔑我大中華的國民性，此次沒聽說大家要求派兵收回租界，對英日罷工罷市，經濟絕交嗎？不錯，就是個喜鵲，被黑老鴿子佔據了他們的巢穴，他們也要嗚呀嗚呀，噪上半年天，以表示喜鵲的國民性。何況我堂堂四千年文明古國的神胄，這點最低限度的表示，總是要有的。不然，豈不是連喜鵲都不如了嗎？穀了，「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假使這幾條建議都辦得到，也是使黑老鴿子吃驚的了，但是，正經話，大家要曉得，假使一個國家，雖然揚揚自勗有四萬萬同胞，却是沒有一個兵可以說是四萬萬同胞的武器，可以行使四萬萬同胞的意志去雪恥報恨；那麼，由得你去噪，別說你喜鵲般的亂嚷，那黑老鴿子不怕，就是你再沈痛一些，像杜鵑般的啼血，也感動不了那黑老鴿子的黑心呀！

我們叫既沒用，哭也無益。還是狠狠心，投筆從戎去。大家組織學生軍，這是中國新鬱起的國之花。中國前途的希望，全在這個學生軍身上。不惟對外，打走那些黑老鴿子；就是對內，也可驅走那些城狐社鼠。

好啦，有了學生軍，我們彷彿腰板硬些，說話的氣力也粗些，就使此次交涉不能圓滿解決，到底我們還有個二十年臥薪嘗膽的準備。不至於討個五分鐘熱血的頭銜，便夾了尾巴蹲着去了。可是，大家要曉得，單只學生軍，決不中用，我們大中華的國民，根本要掀筋換骨一次，中國纔會有希望的。

我不曉得爲了甚麼我們中國「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之男子與「碩人頤頤，衣錦褰衣」的女子，一變而「白粉不去手」「腰弱不能彎弓」與那「作掌上舞」「步步生蓮花」的玩物；再變而爲「槁首黃馘」「青筋鷄爪」的男侏儒，與那嬌小玲瓏，狐媚子般的女妖精。大家曉得，男女的心理，是各求合於其對手

之所好的，若侏儒所好的是妖精，則女子不知不覺中都變爲妖精；妖精所好的是侏儒，則男子也不知不覺中都變爲侏儒。久而久之，就怕黃帝的子孫，都要變成侏儒與妖精了。這種侏儒，碰到拉丁民族，還可以望到他們的眉宇，碰到條頓民族，只能望到他們的肩膀，若碰斯拉夫民族，只好望望他們的肚皮罷了，若真同外國打起架來，只能在他們屁股上播兩捶，上三部是擊不到的。這樣的民族，只求別教風吹倒了就萬幸，還配講自強嗎？

上一層我名之爲侏儒化，還有一層，是痰孟化。何謂痰孟化？我們中國民族，在古來也曾有過一點骨氣，如墨翟，候贏，荊軻，聶政，以及漢之朱家郭解諸人，煞是可愛。就是孔子也講「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的。不幸經過宋儒學說之後，一變而爲「各人打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老鼠哲學，再變而爲「唾面自乾」一流的痰孟子。這種痰孟子民族，你說還望他能發奮有爲

嗎？

所以我說揪筋換骨，就是揪去侏儒筋，換上俠士骨。一脚踢碎痰孟子，大家一同去驅除那些狐鼠與黑老鴿子！

通訊一則

李楚卿

藝林編輯先生：

自貴刊出後，我的精神覺得有條可走的路了。我看了貴刊第一期的宣言以及討論中國現代文壇上的弊病等文字，纔敢自信多年來的主張，是不大錯誤。我從來對於新詩——白話詩——多抱懷疑的態度，雖然有時也可以見到些好作品，但比鳳毛麟角還要稀少。因為他們的主張，不審察事之究竟可否，不注意文

學的變遷有一定的步驟，專務其所謂新的方面而拚命的與舊詩作對。所以弄到瓦鼓雷鳴，音節掃地，冷言碎語，輒名詩歌。滿紙淺薄無味的句子，全無真摯的情緒，這怎樣能夠引起讀者的同情呢。舊詩固然有改造的餘地，但並不能一脚踢翻牠，再去憑空造一座無根的寶塔。因文學是社會的產兒，不應全然不顧民族性及國家文化的特殊處。但我並不是反對新詩，我是反對現代那些淺薄無味的音節不調和的白話詩；我並不是反對舊詩，我仍是反對那些用典故講平仄壓嚴格的韻脚的舊詩。

我下面四段小詩，是照我自己的宗旨和主張寫成的，不知能發表否？請先生酌量一下。

母親的愛

風箏是線繫着的，兒心是娘繫着的，

風箏不因線扯着，不知墜落到何地了；

兒心不是娘勉強着，不知飄泊到那兒去了！

十幾年嘗盡人生的滋味，弄得人意冷心灰！

回頭想起母親來，宇宙間依然充滿了愛！

楊柳是爲春風而發芽，兒身是爲娘而掙扎。

世間事原來是甘蔗渣，但也得嚼牠一下。

山上只有松柏是長青的，

人間只有母親的愛是長新的。

母親的愛好比太陽光，自有宇宙來都是一樣；

母親的愛好比太陽光，

能遠照到萬里外的孤客身上！

童謠兩首

劉大杰

童謠本是純粹的平民文學，不假影琢而出於自然的。國風也就是當時各地的民謠，牠傳到現在，有了幾千年，還是有同樣的價值。所以童謠裏面，雖說不能說牠完全是好的，但在牠們裏面，確實能夠找得許多有價值的平民文學。現在顧頡剛先生，在北大辦了一種歌謠週刊，也就是想徵集各地有價值的歌謠的意思。我在小的時候，我的外祖母告訴我許多的童謠，裏面有許多好的，我

現在暫且寫兩首出來，得空的時候，再來介紹幾首罷！

罐崽滾

罐崽滾，泡細茶，於今不比在娘家！

娘家睡到飯熟起，婆家睡到子雞啼！

丟要晏床起早床，丟開明鏡照水裏！

端人家的碗，服人管！

穿人家的衣，被人欺！

眼涕滴在飯碗裏，筷子插在灰地裏。

媳婦真正不是人做的！

這首是描寫鄉中做媳婦的痛苦狀況，可謂淋漓盡致，誰也知道比現在的白話詩要好一點，誰也知道比現在那些音節不調和的白話詩要好讀一點。再看一下

面一首，似乎還講了一點修詞學的樣子。

唧唧噥

唧唧噥，去賣花，一賣賣到舅母家。

大舅扯，二舅拉，拉拉扯扯吃杯茶。

格子眼裏格子花，我在格子眼裏瞅見她。

瓜子臉，青頭髮，紅緞子鞋灑梅花。

上穿綾羅下穿紗。

我要回去對媽說，八月收割去接她。

這首是描寫一個賣花的少年，在他的舅舅家裏偷看他的未婚妻。全首用六麻韻，所以音調比上首更覺得鏗鏘。「格子眼裏格子花」，已是詩中不可多得之句。再如「紅緞子鞋灑梅花」的灑字，好像是王漁洋所謂是「詩中的詩眼」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2667B

0619



中國書局	
冊數	1
售價	0.30